

3

文 學 叢 刊

南 行 記

艾 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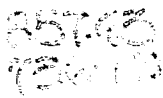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书君同是少情人
我亦他乡沦落者

南 行 記
艾 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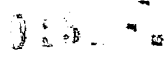


3 0528 5314 4



目錄

| | |
|---------------|-----|
| 序..... | I |
| 人生哲學的一課..... | 一 |
| 山峽中..... | 三三 |
| 松嶺上..... | 六五 |
| 在茅草地..... | 八九 |
| ○ 洋官與鷄..... | 一〇五 |
| 我詛咒你那麼一笑..... | 一一九 |
| 我們的友人..... | 一四七 |
| 我的愛人..... | 一六三 |



序

在漂泊的旅途上出賣氣力的時候，在昆明紅十字會做雜役的時候，在野人山茅草地，掃馬糞的時候……都曾經偷偷寫過一些東西，但那目的，只在娛樂自己，所以寫後就丟了，散失了，並沒有留下的。

至於正正經經提起筆寫，作為某個時期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而現在也有一兩篇存着的，那却是到仰光以後的事了。

初到仰光時，沒熟人，又沒有錢，而且病了，住在 Maung Khine Street（當地華僑叫做五十呎路）的騰越棧內，自然很引起主人的討厭——想驅逐我，但並不明顯地表示出來。這，大概是念在同國人的面上吧。一天，忽把我從床上拖起來，叫印度車夫送到仰光大醫院去，說是那裏可以住下養病，並且不要什麼錢。同時又把我

的全部財產——一包破書和舊衣，好好地包着，叫我隨身帶去。這突然好起來的舉動，使我非常地感激，當登上人力車的時候，眼裏竟然含着致謝的淚了。然而到了醫院，才是由一位印度醫生馬馬虎虎地診了一下，就算了，並不容許我住下。於是，只好一路呻吟着，折了回來。但當這位好心腸的印度車夫，扶我走進店門時，老板便挺起肚子出來，塞在門口，馬起臉說：

『這裏住不下了！』

並揮着他那胖胖的拳頭，彷彿硬要進去，便會動武似的。

這樣，我就算被驅逐了。

在店門前的街沿邊上，我就把虛晃晃的身子，靠着我的小包袱坐着，靜靜地閉上了眼睛。

那時，心裏沒有悲哀，沒有憤恨，也沒有什麼眷念了，只覺得這浮雲似的生命，就讓牠浮雲也似地消散罷。

這情形，大約是打動了旁人的悲憫吧？一個同店住的雲南人，（很慚愧竟忘記他的姓名了。）很熟悉仰光的，就替我想沒有沒有同省的同鄉，好半天，才想出了半個；因為這只是祖籍同省，生長却是安徽的原故。而且，這半個同鄉說起來，還是一位久矣不問世事的出家人哩。他看着這樣病了的我，處在這般的境地，就不管什麼出家人不出家人了，便叫黃包車夫一直拖到那裏去。自然，他明白，這是一件使人家不愉快的事情，因此，一到那出家人的門前，連我向他致謝的話，還沒聽清楚，就跟車夫一塊兒溜開了。

怎麼辦呢？最後，我只得昏昏懂懂地自家碰了進去。因為那時候，僅是本能地渴望着一塊能夠安置病體的，而又是沒風的地方。

誰肯收留一個陌生人？而這陌生人何況又是病了的呢？當然的，這是需得經過苦苦地哀求哪。同時又因為這位出家人也是仁慈的，便肯讓我住了下去。

這位令我終身銘感的，而後來竟做了我的教師的出家人，萬慧法師（謝无量

的三弟，一讓我住下之後，便好好地招呼我。而我在病好了時，就替他買菜，煮飯，掃地……做一些服侍他老人家的事情。但他是位研究梵文的學者，不住廟宇，一個人單過着清苦的教書的生活，那時還養活不起一個僕人，而我又一時找不着出賣氣力的地方，當然的，從前已是清苦的生活，現在就不能不一天一天拮据起來了。

大約是，看見我一得閒就愛寫寫吧，他便問我能不能替當地的華人報紙，寫點東西去賣，因為好些編輯都是他的朋友，倘如寫得並不過份壞的話，當能大量容納一些。爲了要「抵抗」恐慌的生活，我就勉強寫了一篇小說，投到仰光日報去。編者陳蘭星君在未登出之前，聽說作者是這麼一個的我，便由他私自先給了二十個盧比來。於是，從此開始，我在零售勞力之外，又添上了販賣腦力的生涯了。

但那時，我對文藝的觀念不好：以爲這是無足重輕的，也不願怎樣苦苦地去研究。

說到把文藝看重起來，則是同電影接觸之後的事了。有一次，在仰光Cinlo Park

Soda Road (當地華僑稱爲白塔路)的 Globe 戲院內，看見一張好萊塢的片子。記起來，內容大概是這樣的：新聞記者愛一名舞女，在美國經過一些慘痛的波折，都未達到成功；隨後舞女到中國賣藝，新聞記者打聽得這個消息，便遠遠地尾着追來。恰碰着辛亥革命之秋，正是中國大亂動的年頭，這一對年青的戀人，剛要會在一塊兒，互道思念之苦的時候，突然在人間失蹤，關進黑暗的獄裏去了。然而，事情又湊巧得很，兩人居住的囚室，只僅僅隔了一層牆壁，彼此可以聽着聲音，而且，兩人的手，只要各從室門的洞上，伸了出來，就能夠互相熱烈地握着。但是，老使他們倆都感着痛苦而又傷心的，便是現已攢在一塊了，却還不能面對面地相看一眼！關於犯罪的事實，且單舉舞女的來說吧。她在一位滿清大員的府上賣藝，適值當地民軍起事，將那大官殺在後花園裏，舞女恰來碰見了這樣流血的慘劇，人幾乎嚇昏了。那時，大概又是正當清廷和民軍議和的消息，傳來了，民軍的領袖，便趁此機會，把殺死滿清大員的罪名，輕輕地加在舞女的身上，且要處以大辟的慘刑。

當舞女將要拉出去砍頭的那一天，新聞記者似乎買通了看守，逃出監獄，便飛奔到電報局去，向美國發出求救的急電。於是，太平洋上的大美國軍艦，馬上乘風波浪地，向中國馳來，且放出飛機，挾着炸彈，飛往求救的地方。正值撕衣上綁的舞女跪在斷頭台上，讓萬衆參觀，給兩位屠牛大漢，揮刀要砍的時候，大美國的飛機到了，轟然一聲，炸彈從空投下。這一來，全戲院的觀衆，歐洲人，緬甸人，印度人，以至中國人，竟連素來切齒帝國主義的我，也一致辟辟拍拍大拍起手來。而大美帝國主義要把支那民族的卑劣和野蠻，Telling The World（這影片的劇名）的勳業，也於此大告成功了。因爲，我相信，世界上不了解中國民族的人們，得了這麼一個暗示之後，對於帝國主義在支那轟炸的英雄舉動，一定是要加以讚美的了。

雖然，從此認清了文藝並不是茶餘飯後的消遣品，但要把一生的精力，全灌注在——或部份地灌注在那文藝身上，似乎還沒有這麼打算過。

隨後，放豚回國來了。一天，偶然在上海北四川路獨行的時候，一頭碰見了幾年

不通消息的好友，沙汀。那時，他雖然尚未動筆創作，但已經苦心自修文藝好幾年了，聽見我有那麼多那麼奇的經歷，且將過去所熟悉的我的性情加以估量，便勸我無論如何也像他似地致力文藝。並把當時窮迫的我，拉到他的家裏住着，使我每天都得安心地無憂無慮地，從事研究，寫作。又在研究和寫作的路上，熱心地給了我無窮的指示。記得那些日子的晚上，當我已經倦了，頭偏向另一邊的時候，他却還更加熱烈地說了起來，一面伸出手來，搖動着我的膝頭，使我又不得不凝聚精神，重新談論下去。我自己呢，當然感動來不得不努力了。那時也發下決心，打算把我身經的，看見的，聽過的，——一切弱小者被壓迫而掙扎起來的悲劇，切切實實地給了出來，也要像大美帝國主義那些藝術家們一樣 Telling The World 的。

這本處女作，就藝術上講，也許是說不上的。但我的決心和努力，總算在開始萌芽了，然而，這嫩弱的芽子，倘使沒有朋友從旁灌溉，也絕不會從這荒漠的土中，冒出芽尖的，而我自己不知道現在會漂泊到世界上的那一個角落去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於上海。

人生哲學的一課

一 賣草鞋碰了壁

昆明這都市，罩着淡黃的斜陽，伏在峯巒圍繞的平原裏，彷彿發着寂寞的微笑。從遠山峯裏下來的我，右手挾個小小的包袱，在淡黃光靄的向西街道上，茫然地躑躅。

這時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殘酷的異鄉的秋天。雖然昨夜在山裏人家用完了最後的一文錢，但這一夜的下宿處，總得設法去找的，而那住下去的結果將會怎樣，目前是暫時不用想像。鋪面賣茶的一家雞毛店裏，我從容不迫地走了進去。



把包袱寄在櫃上，由閃有小聰明眼光的么師，使着欺負鄉下人的臉色，引我到陰暗暗的一間小房裏。這裏面只放一間床，床上一捲骯髒的鋪蓋，包着一個白晝睡覺的人，長髮兩寸的頭，露在外面。

么師呼喝一聲「唛！」

那一捲由白變黃，以至於污黑的鋪蓋，蠕動了幾下，伸出一張尖下巴的黃臉，且抬了起來，把兩角略現紅絲含着眼屎的眼睛，張着，不高興地望么師的臉，又移射着我。

「你們倆一床睡！」么師手一舉，發出這道照例的命令，去了。

睡的人「唔」的一聲，依然倒下，尖下巴的黃臉，沒入鋪蓋捲了。

我無可奈何地在床邊坐下。

這同陌生人一床睡的事，於我並不感得詫異。我在雲南東部山裏漂泊時，好些晚上都得有聞不識者足臭的機會。如今是見慣不驚了。

屋裏，比初進去時，明亮些了。

給烟薰黃的粉壁上，客人用木炭寫的歪歪斜斜的字，也看得十分清楚。

『出門人未帶家眷，到晚上好不慘然，老板娘行個方便，勝過那拜佛朝山。』

這一類的客人放肆的詩句，就並不少。但我一天來已沒有吃飯了，實在提不起閒情逸致來，嘆賞這些吃飽飯的人所作的好東西。

我得去找點塞肚皮的，但怎樣找，却還全不知道，祇是本能地要出去找吧了。

我到街上亂走，拖着微微酸痛的腿，如同戰線上退下來的兵。

飯館子小菜下鍋的聲響，油烟播到街頭的濃味，誘出我的舌尖，溜向上下唇舐了兩舐，雖然我的眼睛早就準備着，不朝那掛有牛肉猪肉的鋪面瞧。

這時我的慾望並不大，吃三塊燒餅，或者一堆乾胡豆，儘夠了。

我緩緩地順着街邊走，向着那些夥計忽忙忙正做麵餅的鋪面，以及老太婆帶着睡眼坐守的小吃攤子，溜着老鷹似的眼睛。喉頭不時冒出饑水，又一口一口地

吞下去。

叫化子三口吃完一個燒餅的故事，閃電般地掠上我的心頭。

是這樣：他，一個襤褸的叫化子，餓急了，跳到燒餅攤前，搶着兩三個冷硬的燒餅，轉身就跑，連忙大口地咬，拚命哽下。等老板捏着趕麵棒氣呼呼地打來時，他已三口吃完了——一個。

這故事在我的心裏誘起了兩種不同的聲音：

一種嘲弄的道：『你有三口哽完一個冷燒餅的本事麼？』

另一種悲涼的答道：『沒有！』

嘲弄的更加嘲弄道：『沒有？那就活該餓！』

.....

吃了飯沒錢會賬的漢子，給店主人弄來頭頂板凳當街示衆的事，也回憶起了，地點似乎在成都。不知昆明的老板，對待一個白吃的客人，是採怎樣的手段，想來總

不是輕易放走的吧。

肚子裏時而發着咆哮聲，簡直是在威逼我。腦裏也打算亂來這麼一下：做個很氣派的風度，拐着八字足走進飯館，揀一方最尊的座位坐着。帶點鼻音叫旁邊侍候的夥計，來肥肉湯一大碗，乾牛肉一大盤，辣椒醬一小碟。……舒舒服服地飽吃一頓。然而，料到那飯後不輕的處罰，可就難受。

祇有找點東西賣了。賣東西，就很有問題，包袱還放在櫃上，要當老板面前取出東西賣，似覺不妥，這非晚上再爲設法不行。而且，可賣的東西，除了身上的毛藍布衫子外，包袱裏的衣褲，都是髒的，有的甚至已脫了一兩個鈕扣。給老太婆填鞋底，作小孩的墊尿布，倒滿有資格，要別人買來穿，那就全不可能。至於書，雖有兩三本，可是邊一角通捲起了，很壞。當然那些殘書攤的老頭兒，看見了，便會擺手不要的。總之，就我的全部所有，變賣不出一文錢來。

一面走，一面思索，腦子簡直弄昏了。

直到箐頭河也似地天空，漸漸轉成深藍，都市的大街，全換上了輝煌的新裝時，我才轉回店裏。

店老板的一家人，正在吃着飯。我連忙背着燈光，又吞了幾口饑水。

託辭取得了包袱之後，拿到小房間裏打開看。這一晚要同我一床睡的黃臉尖下巴人，早已溜出去了。包袱裏找得一雙精緻的草鞋，細絨繩作的絆結，滿新的。

我由成都到昆明，這一個多月的山路，全憑兩隻赤裸裸的足板走。因為着布鞋，鞋容易爛，經濟上划算不來。着草鞋，倒是便易，但會磨爛足皮，走路更痛得難忍。因此，由昭通買好的一雙草鞋，就躲在我包袱裏，跟我走了兩三千里的路。這在當時是可以帶也可以丟棄的東西，料不到如今會成了我的一份不小的財產。拿到十字街頭去拍賣吧，馬上心裏快活起來了。

草鞋塞在褲襠裏，滿有生氣地，又像做賊一般，透出店外。在街燈照不到的地方，看看兩頭沒有警察的影子，便忙從褲襠裏取了出來。擺出做生意人的正經嘴臉，把

貨拿到燈光燦爛的街上，去找主顧。

立刻想着，這該怎樣措詞，才使人家看不出我是僅僅拍賣一雙，價錢上不致折本呢。

這簡直是一般的原則：貨在商人店裏，貴得如同寶貝，真是言不二價的；等落到你我手中，而要拍賣的時候，雖然你並不會用過，可那價錢就照例減少一半。這雙草鞋，由我的手托到街頭標賣，準於虧本了，還說什麼呢？然而，我不能聽其得着自然結下的局面，我得弄點小聰明，就是裝假也不要緊。真的，爲了必須生下去的事情，連賊也要作的，祇要是，逼得非餓死不可的時候。圍繞我們的社會，根本就容不下一個處處露本來面目的好人。真誠的好人，也可以生活的話，那須要另一個新的天地了。假如，我一進店時，就向店老板申明，來的我正飢餓着，店賬毫沒把握，那我真要睡在街邊吃警察的棒了。

依據這生存的哲理，我就向小販攤邊休息着的黃包車夫叫，一面伸出拿草鞋

的手。

「嚶，你們要草鞋麼？新從昭通帶來一挑，這是一雙樣子，看要不要？」

黃包車夫一個個把草鞋接遞着，在小販攤邊的臭油燈下，摩挲着瞧。我背着手，像個有經驗的老板樣，觀察着顧主們的神色。

一個喜愛地說：「這太貴了！」

一個擺擺短鬚的下巴道：「不經穿哪！」

一個悠然自足地說：「還是穿我們的麻打草鞋好！」

這行市，實在太壞，我有點着急了。忽然那賣花生胡豆的小販，問我的價：「一雙多少錢！」

「你要買幾雙？」做得真像賣過幾百雙草鞋似的樣子問：「多，價錢就讓一點。只買一雙，就要四百文！」我就是照這個價錢買的，並不心很，本想喊高一點，又怕失去這位好主顧。

『嚇，再添一點錢，就得買一雙布鞋了！哪有這樣貴？』小販就裝着不看貨了，另把眼光射在攤子上，似乎在默數花生胡豆的堆數。

我抓着草鞋給他看，說：『看，這是昭通草鞋哪！』其實昭通草鞋之所以特別於昆明的，我一點也不知道，只是裝成像行家也似地在說話。

『不管你甚麼昭通來的，草鞋總是草鞋，不像蛋會變雞嘞！』小販微微地歪着嘴，諷我起來了。

我的臉，不知怎的，登時紅了，氣忿忿地拿着草鞋就走。

『兩百文賣嗎？』他突然還我一個價錢。

『三百五！』我掉頭答，足放鬆一點。

『一個添，一個讓，二百五。』一個黃包車夫打總成。

『就是他說的好了！』小販高聲叫着，我站住了。

『三百！一個也不少！』堅持我的價錢。』

『去你的！不要了。』

我去走了一大轉，找了一大批主顧：黃包車夫，腳夫，小販，小夥計。像留聲機器把話重說了許多次：一挑草鞋……樣子一雙……買得多少就減價。然而，結果糟糕得很，不是還價一百六，就是一百八，彷彿他們都看穿了我是正等着賣了草鞋才吃飯的。我沒有好辦法了，就只得仍走回去找這賣花生胡豆的小販，由二百五的價錢賣出。但他却拿出不擺不吃的嘴臉，鼻子裏哼哼地應我。大概我剛才掛的假面孔，已給窘迫的神氣撕掉了。因此，落得他目前裝腔做樣。最後，他才『唔』的一聲說：『不要！這草鞋不經穿哪！』

這真是碰了一個很響的壁囉，我掉身就跑。

『好！兩百，兩百！』他又這樣抓住了我。

這一聲是實際地比一百八多了二十文，而這二十文之於此時此地的我，價值是大到無可比擬。於是我就賣給他了。

醬黃色的銅板（一枚值二十文）由他的手一枚一枚地數放在我的掌上，一共十個。我小心得很，又把銅板一個一個地擲在階石上，聽聽有沒有啞板子——這舉動，全不像一個販賣一挑貨物的商人了，但我已顧不到這些。

同時側邊的黃包車夫說：『呵，兩百文一雙，那我們也要了。再去拿幾雙來！』
『不賣了，不賣了！』我有點氣。但這氣不久就消失了。

如同在袋裏放了十個銀元，歡愉在我的唇邊顫動。

我走進一家燒餅店，把十個銅板握在左手裏，右手伸出去選那大一點的燒餅；一面問着價錢。纏着洋麵口袋改成圍腰的夥計回答：

『一個銅板一個！』

我想着用富甘的銅板，當然可買兩個了。便啞的一聲丟了一個在攤上，兩塊黃黃的熱燒餅便握在我的手裏了。正動身要走。

『噢，還要一個銅板！』夥計叫起來了。

『噢，你說的一個銅板一個餅，是當十的銅板，還是當二十的？』我詫異地問。
『全城都沒有當十的銅板了！』夥計的聲音已放低，似乎業已悟出我是遠鄉的人。

再丟下一個銅板之後，對於現存的財產，消失好些樂觀了。

我走到燈光暗淡的階石上坐着，匆忙地大嚼我的燒餅。

昆明初秋的涼意，隨着夜的翅子，掠着我的眉梢了。

頭一個餅，連我也不明白是怎樣哽完了的。第二個，我得慢些嚼。咬了一口，從餅心裏溢出來的熱香，也已嗅着。越吃越好吃，完了，還渴想要，覺得有點不對。像慳吝老頭子警告放浪兒子那樣的心情，竟也有了。

終於忍不住，後來又去另一家店裏買一個。全部的財產就消耗去十分之三，然而，到底還沒有飽。不過，人是恢復元氣了。

有了元氣的我，就走進夜的都市底腹心，領略異地的新鮮的情調，一面還伸出

舌頭去舐舐嘴角上的燒餅屑。

滇越鐵路這條大動脈，不斷地注射着法國血，英國血……把這原是村姑娘面孔的山國都市，出落成一個標緻的摩登小姐了。在她的懷中，正孕育着不同的胎兒：從洋貨店裏出來的肉圓子，踏着人力車上的鈴子，噹啷噹啷地馳在花崗石砌成的街上，朝每夜覺得歡樂的地方去。那些對着輝煌的酒店，熱鬧的飯館，投着飢餓眼光的人，街頭巷尾隨處都可以遇着。賣麵包的黑衣安南人，叫着「洋巴巴」的雲南聲，寂寞地走在人叢中，不時幌在眼前，又立即消失。

擁有七個銅板的財產，在各街閒遊，彷彿我還不算得怎樣地不幸福了。

夜深回去。這要同我一床睡的人，悄然地坐在床邊吸煙。他對我投一個溫和的眼光；同時一枝煙，很有禮貌地送在我的手頭。我望見他遞給煙枝的手頸，密散着黑頂的紅點，登時使我怕起來了。「呵呀，今晚要同一個生疔瘡的人睡，怎了得！」這由心彈出的聲音，幸好忍在唇邊了，我才得仍然有禮貌地把煙枝退還。當他偶然抓抓

身上的時候，我週身的皮子，也忽地發着癢了。我不得不去找老板另換房間，他却白着眼睛給我一個乾脆的拒絕。

同我睡的夥伴，是終夜醒着，不住地抓他的腿，抓他的背，抓他的肚皮，抓他的足板……

我憎惡着，恐懼着，昏昏迷迷地度了一個不舒服的初秋之夜。

二 拉黃包車也不成

走到黃包車行的門前，就把腰幹伸直，拿出一點尙武精神來：總之，要在車行老板的面前，給他一個並非病弱的印象。同時，覺得自己也有九分把握，兩隻足幹，只要拉起褲腳給他看，包會認為滿意的。在學校的期間，我愛踢足球，近來又幾乎走了兩個月的山路，足腿實在發育得很健全的。

見着帶瓜皮帽的經理，向他用嫵婉的語氣說明來意之後，便又急促地問了一

句：

「我這樣的身體，也可以拉黃包車嗎？」

「怎麼不可以？你來拉最合式了！」他發出鼻子壅塞的澀音，咳嗆了一下，吐了一口痰，「十四五歲的孩子，五十多歲的老頭兒，都還拉車在街上跑哩！」

我起初擔憂着我的病色的臉，會生出別的問題。如果他斜着白眼說「你不行，」我的手就預備着拉起褲腳，亮出足腿，作最後爭辯的保證的。料不到結果如此之佳，自然，心裏就很快樂。

「你認識街道嗎？這倒很——」漲紅了臉，又咳嗆了幾下，「很要緊的！」

這確實是一個不小的難題，使我有點費神解答了，「我……街道……」突然增加了勇氣「認識的。」

「真的嗎？」見我回答得似很勉強，自然懷疑了。

「不認識街道，我敢拉車嗎？」飢餓的威脅，逼我一直勇敢下去。

「對！那就很好！」他取出屬於賬簿那類的龐大的書。提起筆，把我報告給他的姓名年齡籍貫，全錄了上去。隨即眼裏射出一線狡猾的光芒，十分鄭重地說：

「車租一天一元哪！」豔了一下清鼻涕，粘在兩根指頭上的滑膩東西，就從容地揩在他坐的椅子下面，「這也不打緊，多跑幾條街，甚麼錢都賺回來了。還有，客人給你車錢，不管他夠不夠，你都伸着手說：「先生，添一點！」我告訴你，這就是找錢的法寶！」

「車租可以少點麼？」這一天一元的租錢，確實嚇着我。

「這是一定的規矩，你不拉，算了！」

「好，我拉！我拉！」要把走到絕路的生命延續下去，目前的敲詐和苛待，就暫時全不管了。

「呵，誰保你是那一家舖子？」他在勝利之後，得意地問。

「呵，我沒有舖保哪！」我有點驚惶了。

「哼，舖保也沒有找着，就來拉車麼？小夥子你怎麼不先打聽打聽哪？」

「實在找不着舖保，沒法哪！」窘迫地回答他。

「什麼？什麼？找不着舖保！」眼睛立刻睜得大大的，很詫異，一定在腦裏把我推測成一個歹人吧？他漲紅了臉，咳嗆了幾下，「去你的！去你的！」急擺手，頭轉向另一邊。

我微愠地退了出去。門外初秋早上的陽光，抹在我頹然的臉上。市聲在一碧無雲的天空下面，轟轟地散播着，但一種不明其妙的寂寞，却捲匝在我的心裏。我伸進衣袋裏，昨天剩下的七個銅板的財產，依然存在，剛才由那壅塞鼻音給我的悲觀，就減少些了。祇要有炭來添，我這個火車頭，是不怕一天到晚都跑的。找百回事，總要碰着一件吧，我是抱這樣不灰頹的心情了。

雖像無目的地，在每一條街上亂走，但我的眼睛，總願意在不知不覺的時候，看見有可以覓得工作的地方。這時，我是無所選擇的了，祇要有安身之處，有飯吃，不管

是什麼工作，不管有沒有工資，都得幹了。

本來我在成都想讀書而沒法繼續進學堂的時候，就計劃在中國的大都市漂泊，最好能找着每天還有剩餘時間來讀書的工作的，於今不但全成了泡影，而且連變牛變馬的工作也找不着，但這並不使我喪失了毅力，不過處世須要奮鬥的意義，如今却深切地烙在我每一條記憶的神經線上了。

走到城隍廟街，依往昔在成都的脾氣，我是要到那些新書店裏，翻翻架上的新書，消磨半個鐘頭的。但在這時的我，却自覺有點羞慚，因為憑着買書的資格，而在書店裏隨意翻書的好時光，於我已全成過去的了。如今，我祇要一走進店裏，準於我的手，我的足，是被許多人的眼睛，監視着，憎惡着哩。

在這條街漫步徘徊，忽然發現了通俗閱報社的招牌，掛在商業場的樓上，打算進去休息，同時還想給腦筋一點糧食，就完全不顧及由污舊衣衫表現出的身份了。一間臨街的小樓屋做的閱報室，沒個人在裏面，看守的又似乎出街去了。祇是

桌上放些雜誌，放些書，放些報紙。窗上射進一兩線陽光，滿室都浮着通明的微笑。這安適的小天地，正合我的意，正能寄託我徬徨的心。如果我是這閱報室的看守人，多麼好啊！每天一定的工作，大致是掃地板，拭桌椅，整理雜誌，挾好新舊的報吧？這，我一定會做得有條有理，而且得着閱者的稱贊的。其餘的時間，得讓我像一個閱者似地自由看書。工錢沒有也可以，如有兩塊錢做零用，那就更好。拿着新雜誌，看看封面，看看題名，全無心管牠的內容，常指頭在翻動的時候，心裏只是幻想些暫時安定的甜蜜的夢。

後來，又翻看報，華安機器廠招收學徒的大字廣告，跳到我的眼裏來了，地點說是南門外商埠裏，——那兒是滇越鐵路的終點。目前待遇學徒以及將來成了匠人的好處，誘惑地講了好些；詳細的章程，須到廠裏辦事處去取，在那上面似乎就把好處形容得更其盡致。這是一線生機，我記好街名廠名，就去了。

由商業場到南門外的商埠，只不過二三里路，却因街道不熟，東問一個老頭子，

西問一個小孩兒，走了好些冤枉路，到了機器廠的屋簷下時，我在秋陽下的影子已縮成一堆，蹲在我的足下了。廠裏剛放了工，黑煙筒下的鉛板屋頂，還有放哨後的白色水蒸氣，淡淡地遺留着在。機器廠門前貼了一張招收學徒的章程，我就站着看，用不着再進去取一份了。上面說：學徒進廠後，食宿均由廠方供給，自然這使我非常滿意。但說到三年才得滿師，就令我有點作難了。然而一轉念，不要緊，住三四個月或者一年半載就跳槽吧。另一條，滿了師後，須替該廠服務。這倒用不着掛慮，未學完，我已跑得天遠地遠了，你要用條件來限制我，由你剝削嗎？那是在做夢。一面看，一面就斜眼看見廠門內那兩桌的人——大概是些技師吧，正在飲酒吃飯，歡快得很。聲音和容貌，全是些安南人，那飲酒的慣例，就同中國人大有分別，一大碗酒放在許多菜碗的中間，在座的人就用調羹掬來飲，倒特有風緻。同時，我的食慾，不消說也被騷動的了我，等我進去做學徒時，一定要吃個飽飽的。然而目前祇能盡量地嚙下一大口餓水了。繼續再注意向壁上看下去，又一條說，須有殷實的舖保——有鬼有鬼，我低

聲連叫幾下。這還不算可惡，跟着來的，且要三十兩銀子的保證金呢。真夠氣煞人！爲什麼不在廣告上講個明白，叫我冤枉跑了大半天，流了一身汗，才觸這霉頭呢？這狗廠主，作弄老子。兩個拳頭一捏，想幹他一頓，然而，除了面前髒污的硬牆壁而外，全沒有可打的東西。那該痛打一頓，始足以消我的氣的廠主，現在大概正從溫軟的被窩裏爬了出來，躺在另一張華麗的床上，愜意燒着鴉片煙吧？

裝着一肚皮的氣，又開始無目的地向沒有希望的地方走去。人是有點疲倦，感覺得十分餓了。花去兩個銅板，買點東西馬馬虎虎地吃了之後，覺得這兩次小小的挫折，也算不得什麼一回事。我的肌肉，還沒有倒在塵埃裏給野狗拖扯螞蟻噬食的時候，我總得掙扎下去，奮鬥下去的。不過七個銅板的財產，只剩下了五個，倒是一件擔心的事情。無論你怎樣的樂觀，五個銅板總是五個銅板，不會添多，祇會減少的。

下午的照着秋陽的街上，我拖着影子不息地走着。無意識中忽又碰着救急的地方，這地方的門口掛着職業介紹所的招牌，我就算三七二十一地碰了進去。這

時，我的心裏早已製造出應付環境的詭計了。

一個半老年紀的職員，貓兒似地正在打盹，給我的足聲驚動了，揉着眼睛，懶洋洋地聽我的問詢。

最後我說：『寫字掛賬，這我會的。給人家跑街挑水掃地，也都願意。老實說，先生，我不論什麼事都可以做。』

他打了個滿意稱心的哈欠之後，繃繃眉，望望我，便取一本厚冊來，二指伸在唇邊抹了一點唾沫，就開始一頁一頁地翻着，忽然在某一頁上觸了靈機似地，就把眼睛移射着我，問：

『你會做廚子麼？』

『會的，會的。』我滿口承允了。在雲南東部的山裏，那一帶的客店，很異樣，都是賣米不賣飯，須由你走疲倦了的客人，自己煮飯炒菜的，因此，廚子的本領，我是粗具一點點，不過不精熟，而且手藝也不齊全。這時，我大胆而冒昧的承允，全是逼於切膚

的飢餓，他就不說什麼了，便照例問我姓名年紀，自然又問到保舖，這我已計劃好了，很自如地說出：『南門外廣馬街，德盛隆號保。』

『老板姓什麼？』他毫不遲疑地問。

『姓張名鴻發，』我答得非常地快，然而心裏忍不住想發笑。字寫完了，他順手拿出一張印有字的條子，交給我，說：『叫保人在這裏蓋個章，就對了。』

我接在手裏，就問那一天上工呢？

『到底會不會？』他伸出兩個手指，在稀疏的頭髮裏，近乎騷癢那樣地抓，也許是幫他攷慮的，『小夥子，不要去了才丟人。連介紹人也難爲情的。』

『怎麼不會，不會還敢答允嗎？』我的態度表示得十分堅決，但心裏却不免起着恐慌。

『這是羅家公館請的哪！』他的眼光逼射着我說，『工錢是很多的，就是要你會燒烤雞鴨。還有他家的大老爺太太，愛吃燕窩魚翅，這也要你會做。我看，你們手

藝人倒滿不在乎，滿高興做這些的。我怕你年輕點，燒烤煎炒這類經驗不多，做出來難免味道不合的。」又執起手指在頭髮裏戳了一會，慢慢地又說：「還有點爲難，就是好多廚子，去做了幾天都不幹了。羅家的老爺太太大少爺大少奶奶，他們晚上都要燒鴉片煙，燒到半夜後兩三點多鐘，就要叫你起來做點心消夜。小夥子，你勤快一點，就好了，工錢是不會少你的。」

「半夜三更，我倒不能起來服侍老爺太太的，對不起！」我很氣忿，同時又感到滑稽，就順口吹吹牛，出出胸中的惡氣，「從前我住過好多大館子，燒烤過無數的雞鴨，說到做魚翅燕窩，簡直是我的拿手好戲。至於半夜起來服侍太太老爺，那倒從來沒有過！」

「唉，這樣不對哪！」起初是他冷酷地盤問我，現在倒反給我頑梗的態度窘着了。「有錢人，你得好好地服侍，自然會有好處的。難怪你有這樣一付好手藝，弄到找不着事做，全是你的脾氣不好哪！年輕人，聽我勸吧！」

「硬沒有辦法囉！我天生就不能好好地侍候有錢人的。老先生，另找一件事情吧！」

「你不去做廚子，那是沒有另外的工作了。你不知道，年輕人，現在的鄉下人都擠到城裏來，好像城裏的街上，隨地都可以檢着寶貝似地。每天都有些人來，上午便忙得不得了。許多人都只是報個名等工作哪。」他說到這裏，便感慨系之矣似地嘆一聲：「城裏哪有許多的工作等人做呢！唉！」

「對不起，打擾你了！」我懊喪地走了出去。門外向暮的秋風，揚着街上的灰塵，撲着眉宇，人是感着更不舒服了。

一天的奔波，失望和飢餓，到這時，不能不感到忿怒了，重重地罵了幾句粗話之後，便把手裏拿着叫忘八蛋來蓋章的單子，扯得粉碎，片片紙花就隨着街上的秋風，飄飄飛去。

在秋風裏，一面緩緩地走，就一面深深地，痛切地覺着：這樣的世界，無論如何，須

要弄來翻個身了。

三 鞋子又給人偷去了

在這離開故鄉四五千里的陌生都市裏，我像被人類拋棄的垃圾一樣了。成天就祇同飢餓做了朋友，在各街各巷寂寞地巡遊。我心裏沒有悲哀，眼中也沒有淚。祇是每一條骨髓中，每一根血管裏，每一顆細胞內，都燃燒着一個原始的單純的念頭：我要活下去！就是有時飢餓把人弄到頭昏腦脹渾身發出虛汗的那一刻兒，昏黑的眼前，恍惚間看見了自己的生命，彷彿簷頭一根軟弱的蛛絲，快要給向晚的秋風吹斷了的光景，我也這樣強烈地想着：至少我得明天，看見鮮明的太陽，晴美的秋空的。

工作找不到手，食物找不到口，就只得讓飢餓侵蝕自己的肌肉，讓飢餓吮吸自己的血液了，不過這究竟還能夠把生命支持到某些時候的。然而，當前最痛切而要立刻解決的問題，却是夜來躲避秋風和白露的地方了。早上走出店子和晚上進去，

一看見店主人那樣不高興的臉色，夥計們那樣帶嘲帶諷的惡聲，雖然可以勉強地厚着臉皮，但心裏總有着說不出的萬千委屈。夜裏給那生着疔瘡的同伴弄得不能入睡的時候，腦裏就爬着許多的飄渺的幻想，連千年前被店主人逼迫的秦叔寶拉着黃驃馬在街道上拍賣的悲慘事情，也熱烈地豔羨過來：想着有一匹馬來賣，那多好呀！比如隔壁房間內有人拉胡琴唱歡樂的小曲，我就會不知不覺神往地小聲唱起來：『店主東，你不要吵來不要罵，待咱牽出黃驃馬……』但是越唱越感到自己的空虛，心，便會暗暗地給深沉的悲切，侵襲着，圍困着了。

在店裏住到第五天的晚上，我被么師引到另一間更黑暗更骯髒的屋子裏，介紹給另一個陌生人同睡的時候，我就忍不住問及和我往天晚上一塊兒睡覺的那個同伴了。因為我雖是討厭他一身癩蝦蟆似的疔瘡，但我却忘不了他那待人和善而有禮貌的樣子。

『沒店錢，趕出店外去了！』么師這樣粗聲粗氣地回答，語勢裏藏着威脅和擰

笑。

我打了個寒噤，說不出什麼話來，祇是這樣地想：可憐他還是可憐我呢？我知道，我不久也會給人趕到街頭去的。掉轉身，望着小窗外的黑夜——一個廣漠的冷酷的昆明的黑夜。

這位新同伴呢，睡在床上，臉朝着壁頭，在半明半暗的燈光下面，看不出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來，而我的心裏早就製造出這樣的公式：『同是天涯淪落人，相睡何必會相識。』也就無須乎詳細的觀察和詢問。我只是默默地依窗站着，望着無邊黑暗閃着小星點的秋空，追想那給店主人趕在街頭的舊同伴，這一夜不知蹲在那兒，含着眼淚，痛苦地搔着他身上發癢的瘡疤呢？他的身世，我可不知道，只在夜裏聽見他一面搔癢一面這樣憤激地說過：『家鄉活不下了，才來到省城的，哪知道省城還是活不下去呢。』就只是知道這一點子，然而這一點也儘夠一個淪落人的註解了，所以我也就不會追問，而且我也沒有追問別人身世的好心緒的。但這時我整個的心

却爲被趕的他悲哀了。彷彿我已看見他荒涼不堪的家鄉，在斜陽中躺着無數燒燬的破屋，沒有一縷黃昏的炊烟，只有一隊亂鴉，在空中飛鳴一會，散到遠處去了……

『老兄，吹燈睡了吧！』床上睡的那人，看着我儘是那樣默默地站着，便忍不住這樣說了。這一聲，驟然打散了我心中的幻象，同時還覺得他的語氣很是柔和，親切，就無心地向他道：

『你老兄可也是來省城找事做的麼？』

『不，我明天是要到外縣去！』好像聽着我這樣的問詢，有着憎惡似地，使用這樣硬的話來搪塞。等我吹了燈上床睡的時候，他才深深地嘆了一聲：『這年頭兒有什麼事可做呢？』

安慰的話，對他是沒用處的，而我也說不出安慰的話來。於是兩人靜靜地躺着，不作一聲。秋夜的黑暗，把我們深深地掩埋着了。

一股汗足臭的氣味，不時鑽進我的鼻子，在平時是會使人發着嘔吐的。但在這

一夜却並不感到討厭和憎惡，我只深切地體味到這足臭的主人，有着辛苦的奔波，慘痛的勞碌，和傷心的失望哩。

第二天早上醒來，約莫九點鐘的光景，發現昨夜同睡的伴侶和我的一雙舊鞋子，通不見了。沒有鞋子穿，我十分地懊惱，但對於偷去鞋子的人，我並沒有起着怎樣的痛恨和詛咒。因為連一雙快要破爛的鞋子也要偷去，則那人的可憐處境，是不能不勾起我的加倍的同情的。然而，我看着一雙赤裸裸的足板，終於生氣了，冒火了。我氣沖沖地走到賬房去，用着頑強的態度和咆哮的聲音，同老板吵鬧起來，把四五天來他給我的氣悶，通通還給他了。我不管他辯護的話，只覺得在他的屋裏掉了東西，做主人的他，是應該首先負這責任的。於是吵鬧，吵鬧，不息地吵鬧。

老板到底屈服了，就賠我一雙半新的鞋子，鞋面是黑色哩噤做的，自然比我的舊布鞋子漂亮得多。我便馬上感覺到偷我鞋子的朋友，倒替我做了一件不無利益的生意。但在老板交鞋子給我的時候，却嚴厲而忿怒地告戒，也許可以說是等於責

罵吧，因為他的眼睛睜得很大，彷彿快要爆出血花的光景。他說：「限你今夜清算店賬，不……」氣得說不出了。

『好的，』雖然我是回答得很不軟弱，但心裏却有點後悔我的吵鬧，太過於凶悍了。然而想到早遲都要給他趕到店外的，捉到一個可以難他的機會的時候，客氣的和平那是用不着的了。

賠償的漂亮鞋子，誠然是出乎意外的收獲，但等我朝足上一比的時候，才知道這鞋子比我的足短了一寸。以為我是勝利了的，看來還是失敗了。沒有別的方法可想，只有把這雙短小的鞋子，無可如何地套在足上。於是，在這山國的都市上又憑空添上了一個拖着倒跟鞋子的流浪青年，而我在街頭走路的样子，也就更加狼狽更加滑稽了。但這些，我全顧不到。我只是一面拐出店外，一面就盤算：在這一夜應該在那兒尋得一塊遮蔽秋風秋雨的地方。

同時我想：就是這個社會不容我立足的時候，我也要鋼鐵一般，頑強地生存！

说

我这一生，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读书。读书，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它让我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让我在思想的殿堂中漫步。每当我翻开一本书，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在那里，我可以与古人对话，可以与伟人交流，可以感受到人类文明的博大精深。读书，不仅丰富了我的内心世界，也提升了我的修养和境界。它让我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包容，学会了坚强。在书的世界里，我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也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读书，是我一生的挚爱，也是我不断进步的动力。我愿用一生的时间去阅读，去感悟，去追求那永恒的真谛。

说

你这一生，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读书。读书，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它让你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让你在思想的殿堂中漫步。每当你翻开一本书，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在那里，你可以与古人对话，可以与伟人交流，可以感受到人类文明的博大精深。读书，不仅丰富了你的内心世界，也提升了你的修养和境界。它让你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包容，学会了坚强。在书的世界里，你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也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读书，是你一生的挚爱，也是你不断进步的动力。我愿用一生的时间去阅读，去感悟，去追求那永恒的真谛。

那这一生，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读书。读书，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它让我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让我在思想的殿堂中漫步。每当我翻开一本书，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在那里，我可以与古人对话，可以与伟人交流，可以感受到人类文明的博大精深。读书，不仅丰富了我的内心世界，也提升了我的修养和境界。它让我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包容，学会了坚强。在书的世界里，我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也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读书，是我一生的挚爱，也是我不断进步的动力。我愿用一生的时间去阅读，去感悟，去追求那永恒的真谛。

山 峽 中

江上橫着鐵鍊作成的索橋，巨蟒似的，現出頑強古怪的樣子，終於漸漸吞蝕在夜色中了。

橋下兇惡的江水，在黑暗中奔騰着，咆哮着，發怒地衝打崖石，激起嚇人的巨響。兩岸蠻野的山峯，好像也在怕着脚下的奔流，無法避開一樣，都把頭盡量地躲入疎星寥落的空際。

夏天的山中之夜，陰鬱，寒冷，怕人。

橋頭的神祠，破敗而荒涼的，顯然已給人類忘記了，遺棄了，孤另另地躺着，只有山風江流送着牠的餘年。

我們這幾個被世界拋却的人們，到晚上的時候，趁着月色星光，就從遠山那邊

的市集裏，悄悄地爬了下來，進去和殘廢的神們，一塊兒住着，作爲暫時的自由之家。

黃黑斑駁的神龕面前，燒着一堆煮飯的野火，跳起熊熊的紅光，就把伸手取暖的陰影，鮮明地繪在火堆的週遭。上面金衣剝落的江神，雖也在暗淡的紅色光影中，顯出一足踏着龍頭的悲壯樣子，但人一看見那隻揚起的握劍的手，是那麼地殘破，危危欲墜了，誰也要憐惜他這位末路英雄的。鍋蓋的四圍，呼呼地冒出白色的蒸汽，鹹肉的香味和着松柴的芬芳，一時到處瀰漫起來。這是宜於哼小曲吹口哨的悠閒時候，但大家都是靜默地坐着，只在暖暖手。

另一邊角落裏，燃着一節殘缺的蠟燭，搖曳地吐出微黃的光輝，展畫出另一個暗淡的世界。沒頭的土地菩薩側邊，躺着小黑牛，污膩的上身完全裸露出來，正無力地呻喚着，衣和褲上的血跡，有的乾了，有的還是濕漉漉的。夜白飛就坐在旁邊，給他揉着腰幹，擦着背，一發現重傷的地方，便驚訝地喊：

「呵呀，這一處！」

接着咒罵起來：

「他媽的！這地方的人，真毒！老子走盡天下，也沒碰見過這些吃人的東西……這裏的江水也可惡，像今晚要把我們衝走一樣！」

夜愈靜寂，江水也愈吼得厲害，地和屋宇和神龕都在震顫起來。

「小夥子，我告訴你，這算什麼呢？對待我們更要殘酷的人，天底下還多哩……蒼蠅一樣的多哩！」

這是老頭子不高興的聲音，由那薄暗的地方送來，彷彿在責備着，「你爲什麼要大驚小怪哪。」他躺在一張破爛虎皮的毯子上面，樣子却望不清楚，只是鐵烟管上的旱烟，現出一明一暗的紅燄。復又吐出教訓的話語：

「我麼？人老了，拳頭棍棒可就挨得不少……想想看，吃我們這行飯，不怕挨打就是本錢哪……沒本錢怎麼做生意呢？」

在這邊烤火的鬼冬哥把手一張，腦袋一仰，就大聲插嘴過去，一半是討老人的

好，一半是誇自己的狠。

「是呀，要活下去。我們這批人打斷腿子倒是常有的事情……你們看，像那回在雞街，鼻血打出了，牙齒打脫了，腰幹也差不多伸不起來，我回來的時候，不是還在笑嗎……」

「對哪！」老頭子高興地坐了起來，「還有，小黑牛就是太笨了，嘴巴又不會扯謊，有些事情一說就說脫了的，像今天，你說，也掉東西，誰還拉着你哩……只曉得說「不是我，不是我」就是這一句，人家怎不搜你身上呢……不怕挨打，也好嘛……呻喚，呻喚，儘是呻喚！」

我雖是沒有就着火光看書了，但却仍舊把書拿在手裏的。鬼冬哥得了老頭子的讚許，就動手動足起來，一把抓着我的書喊道：

「看什麼書上的廢話，有什麼用呢？一個錢也不值……燒起來還當不得這一根乾柴……聽，老人家在講我們的學問哪！」

一面就把一根乾柴，送進火裏。

老頭子在磚上叩去了鐵烟管上的餘燼，很矜持地說道：

『我們的學問，沒有寫在紙上，……寫來給傻子讀麼？……第一……一句話，就是不怕和扯謊……第二……我們的學問，哈哈。』

似乎一下子覺出了，我才同他合夥沒久的，便用笑聲掩飾着更深一層的話了。

『燒了吧，燒了吧，你這本傻子才肯讀的書！』

鬼冬哥作勢要把書拋進火裏去，我忙搶着喊：

『不行！不行！』

側邊的人就叫了起來：

『鍋碰倒了！鍋碰倒了！』

『同你的書一塊去跳江吧！』

鬼冬哥笑着把書丟給了我。

老頭子輕徐地向我說道：

『你高興同我們一道走，還帶那些書做什麼呢？那是沒用的，小時候我也讀過一兩本。』

『用處是不大的，不過閒着的時候，看看罷了，像你老人家無事的時候吸烟一樣……』

我不願同老頭子引起爭論，因為就有再好的理由也說不服他這頑強的人的，所以便這樣客氣地答覆他。他得意地笑了，笑聲在黑暗中散播着。至於說到要同他們一道走，我却沒有如何決定，只是一路上給生活壓來說忿氣話的時候，老頭子就誤以為我真的要入夥了。今天去幹的那一件事，無非由於他們的逼迫，湊湊角色吧了，並不是另一個新生活的開始。我打算趁此向老頭子說明，也許不多幾天，就要獨自走我的，但却給小黑牛突然一陣猛烈的呻喚，打斷了。

大家皺着眉頭沉默着。

在這些時候，不息地打著橋頭的江濤，彷彿要衝進廟來，掃蕩一切似的。江風也比往天晚上大些，挾着塵沙，一陣陣地滾入，簡直要連人連鍋連火吹走一樣。

殘燭熄滅，火堆也悶着烟，全世界的光明，統給風帶走了，一切重返於無涯的黑。只有小黑牛窮苦的呻吟，還表示出了我們悲慘生活的存在。

野老鴉撥着火堆，尖起嘴巴吹，閃閃的紅光，依舊喜悅地跳起，周遭不好看的臉子，重又畫出來了。大家吐了一口舒適的氣。野老鴉却是流着眼淚了，因為剛才吹的時候，濕烟燻着他的眼睛，他伸手揉揉之後，獨自悠悠地說：

「今晚的大江，吼得這麼大……又兇……像要吃人的光景哩，該不會出事吧……」

大家仍舊沉默着。外面的山風江濤，不停地咆哮，不停地怒吼，好像詛咒我們的存在似的。

小黑牛突然大聲地呻喚，發出痛苦的嘆語；

「哎呀……：……：……：害了我了……：……：害了我了……：……：哎呀……：……：哎呀……：……：我不幹了！我不……：……：」

替他擦着傷處的夜白飛，點燃了殘燭，用一隻手擋着風，照映出小黑牛打壞了的身子——正癱攣地做出要翻身不能翻的痛苦光景，就趕快替他往腰部揉一揉，狠狠地抱怨他：

「你在說什麼？你……：……：鬼附着你哪！」

同時掉頭回去，恐怖地望望黑暗中的老頭子。

小黑牛突地翻過身，沙聲嘶叫：

「你們不得好死的你們……：……：菩薩！菩薩呀！」

已經躺下的老頭子突然坐了起來，輕聲說道：

「這樣嗎……：……：哦……：……：」

忽又生氣了，把鐵烟管用地方往磚上扣了一下，說：

「菩薩，菩薩也同你一樣的倒楣！」

交閃在火光上面的眼光，都你望我，我望你地，現出不安的神色。

野老鴉向着黑暗的門外，看了一下，仍舊靜靜地說：

「今晚的江水實在吼得太大了……我說嘛……」

「你說……你一開口，就是吉利的！」

鬼冬哥粗暴地盯了野老鴉一眼，狠狠地咒詛着。

一陣風又從破門框上刮了進來，激起點點紅艷的火星，直朝鬼冬哥的身上濺射。他趕快退後幾步，向門外黑暗中的風聲，揚着拳頭罵：

「你進來！你進來……」

神祠後面的小門一開，白色鮮明的玻璃燈光和着一位油黑蛋臉的年青姑娘，連同笑聲，擠進我們這個暗淡的世界裏來了。黑暗，沉悶，和憂鬱，都悄悄地躲去。

「嗚，嬾人們！飯羹得怎樣了……孩子都要餓哭了哩！」

情。

一手提燈，一手抱着一塊木頭人兒，親慝地偎在懷裏，做出母親那樣高興的神

蹲着暖手的鬼冬哥把頭一仰，手一張，高聲嘩笑起來：

『哈呀，野貓子……一大半天，我說你在後面做什麼？……你原來是在生孩子

哪！……』

『呸，我在生你！』

接着『頗』的響了一聲。野貓子生氣了，眯起原來就是很大的烏黑眼睛，把木人兒打在鬼冬哥的身旁；一下子衝到火堆邊上，放下了燈，揭開鍋蓋，用筷子查看鍋裏翻騰滾沸的鹹肉。白濛濛的蒸汽，便在雪亮的燈光中，裊裊地上升着。

鬼冬哥拾起木人兒，做模做樣地喊道：

『呵呀，……尿都跌出來了！……好狠毒的媽媽！』

野貓子不說話，只把嘴巴一尖，頭頸一伸，向他做個頑皮的鬼臉，就撕着一大塊

油膩膩的肉，有味地嚼她的。

小騾子用手肘碰碰我，斜起眼睛打趣說：

『今天不是還在替孩子賣衣料嗎？』

接着大笑起來；

『嚇嚇……酒鬼……嚇嚇，酒鬼。』

鬼冬哥也突地記起了，嘩笑着，向我喊：

『該你抱！該你抱！』

就把木人兒遞在我的面前。

野貓子將鍋蓋驟然一蓋，抓着木人兒，抓着燈，像風一樣驀地捲開了。

小騾子的眼珠跟着她的身子溜，點點頭說：

『活像哪，活像哪，一條野貓子！』

她把燈，木人兒，和他自己，一同蹲在老頭子的面前，撒嬌地說：

「爺爺，你抱抱娃兒哭哩！」

老頭子正生氣地坐着，虎着臉，耳根下的刀痕，綻出紅漲的痕跡，不管理他的女兒。女兒却不怕爸爸，就把木人兒的藍色小光頭，伸向短短的絡腮鬚上，頑皮地亂闖着，一面努起小嘴巴，嬌聲嬌色地說：

「抱，摟，抱，一定要抱！」

「不！」

老頭子的牙齒縫裏擠出這麼一聲。

「抱，一定要抱，一定要，一定！」

老頭子在各方面，都很頑強的，但對女兒却每一次總是無可如何地屈伏了。接着木人兒，對在鼻子尖上，鼓大眼睛，粗聲粗氣地打趣道：

「你是哪個的孩子……噉聲外公吧！噉，蠢東西！」

「不給你玩，拿來，拿來！」

野貓子一把抓去了，氣得翹起了嘴巴。

老頭子却粗暴地嘩笑起來。大家都感到了異常的輕鬆，因為殘留在這個小世界裏的怒氣，這一下子也已完全冰消了。

我只把眼光放在書上，心裏却另外浮起了今天那一件新鮮而有趣的事情。

早上，他們叫我裝做農家小子，拿着一根長烟袋，野貓子扮成農家小媳婦，提着一隻小竹籃，同到遠山那邊的市集裏，假作去買東西。他們呢，兩個三個地，遠遠尾在我們的後面，也裝做忙忙趕市的樣子。往日我只是留着守東西，從不會夥他們去幹的，今天機會一到，便逼着扮演一位不重要的角色，可笑而好玩地登台了。

山中的市集，也很熱鬧的，擁擠着許多遠地來的莊稼人。野貓子同我走到一家布攤子的面前，她就將竹籃子套在手腕上，亂翻起攤子上的布來，選着條紋花的說不好，選着棋盤格的也說不好，惹得老板也感到煩厭了。最後她扯出一匹藍底白色的印花布，喜孜孜地叫道：

「呵呀，這才好哪！」

隨即掉轉身來，仰起烏溜溜的眼睛，對我說：

「爸爸……買一件給阿狗穿！」

我簡直想笑起來——天呀，她怎樣裝得這樣像！幸好始終板起了面孔，立刻記起了他們教我的話。

「不行，太貴了……我沒那樣的錢花！」

「酒鬼，我曉得你的錢，是要喝馬尿水的！」

同時在我的鼻子尖上，豎起一根示威的指頭，點了兩點。說完就一下子轉過身去，氣狠狠地把布丟在攤子上。

於是，兩個人就小小地吵起嘴來了。

滿以為狡猾的老板總要看我們這幕滑稽劇的，那知道他才是見慣不驚了，眼睛始終照顧着他的攤子。

野貓子最後賭氣說

『不買了，什麼也不買了！』

一面却向對面街邊上的貨攤子望去。突然做出吃驚的樣子，低聲地向我也是向着老板喊：

『呀！看，小偷在摸東西哪！』

我一望去，簡直嚇灰了臉，怎麼野貓子會來這一着在那邊幹的人不正是夜白飛小黑牛他們嗎？

然而，正因為這一着，事情却得手了。後來，小騾子在路上告訴我，就是在這個時候，狡猾的老板始把時時刻刻都在提防的眼光引向遠去，他才趁勢偷去一疋上好的細布的。當時我却不知道，只聽得老板幸災樂禍地袖着手說：

『好呀！好呀！王老三，你也倒楣了！』

我還默着看，野貓子便揪了我一把，喊道：

「酒鬼，死了麼？」

我便跟着她趕快走開，却聽着老板在後面冷冷地笑着，說風涼話哩。

「年紀青青，就這樣的潑辣！咳！」

野貓子掉回頭來啐了一口。

.....

「看進去了！看進去了！」

鬼冬哥一面端開燉肉的鍋，一面打趣着我。

於是，我的回味，便同山風刮着的火焰，一道兒溜走了。

中夜，紛亂的足聲和嘈雜的低語，驚醒了我；我沒有翻爬起來，只是靜靜地睡著。

「像是野貓子吧？走到我所睡的地方，站了一會，小聲說道：

『熟睡了，睡熟了。』

我知道一定有什麼暗我的事在發生着了，心裏禁不住驚跳起來，但却不敢翻

動，只是尖起耳朵凝神地聽着。忽然聽見夜白飛哀求的聲音，在黑暗中顫抖地說着：

『這太殘酷了，太，太殘酷了……魏大爺，可憐他是……』

尾聲低小下去，聽着的只是夜深打岸的江濤。

接着老頭子發出鋼鐵一樣的高聲，叱責着。

『天底下的人，誰可憐過我們……小夥子，個個都對我們捏着拳頭，哪要是心腸軟一點，還活得到今天嗎？你……哼，你小夥子，在這裏，懦弱的人是不配活的……他，又知道我們的……咳，那麼多，怎好白白放走呢？』

那邊角落裏騎着的小黑牛，似乎被人抬了起來，一路帶着痛苦的聲喚和着雜色的足步，流向神祠的外面去。一時屋裏靜悄悄的了，簡直空洞得十分怕人。

我輕輕地抬起頭，朝破壁縫中望去，外面一片清朗的月色，已把山峯的姿影，崖石的面部，和林木的參差，或濃或淡地畫了出來，更顯着峽壁的陰森和悽鬱，比黃昏時候看起來還要怕人些。山脚底，湧着一片藍色的奔流，碰着江中的石礁，不斷地

在月光中，濺躍起，噴射起，銀白的水花。白天，尤其黃昏時候，看起來像是頑強古怪的鐵索橋呢。這時却在皎潔的月下，露出嫵媚的修影了。

老頭子和野貓子站在橋頭。影子投在地上。江風掠飛着他們的衣裳。

另外抬着東西的幾個陰影，走到索橋的中部，便停了下來。驀地一個人那麼樣的形體，很快地，丟下江去。原先就是怒吼着的江濤，却並沒有因此激起一點另外的聲息，只是一霎時在落下處，跳起了丈多高亮晶晶的水珠，然而也就馬上消滅了。

我明白了，小黑牛已經在這世界上，憑藉着一隻殘酷的巨手，完結了他的悲慘的命運了。但他往天那樣老實而苦惱的農民樣子，却還遺留在我的心裏，攪得我一時無法安睡。

他們回來了。大家都是默無一語地，悄然睡下，顯見得這件事的結局，是不得已的，誰也不高興做的。

在黑暗中，野老鴉翻了一個身，自言自語地低聲說道：

『江水實在吼得太大了！』

沒有誰，答一句話，只有廟外的江濤和山風，鼓噪地應和着。

我回憶起小黑牛坐在坡上息氣時，常常愛說的那一句話了。

『那多好呀！……那樣的山地……還有那小牛！』

隨着他那憂鬱的眼睛，瞭望去，一定會在晴明的遠山上面，看出點點灰色的茅屋和正在縷縷升起的藍色輕烟的。同伴們也知道，他是被那遠處人家的景色，勾引起深沉的懷鄉病了，但却沒有誰來安慰他，只是一陣地瞎打趣。

小驢子每次都愛接着他的話說：

『還有那白白胖胖的女人囉！』

另一人插嘴道：

『正在張太爺家裏享福哪，吃好穿好的。』

小黑牛獸住了，默默地低下了頭。

「鬼東西，總愛提這些……我們打幾盤再走吧，牌癱牌癱……誰檢着？」

夜白飛始終袒護着小黑牛；衆人知道小黑牛的悲慘故事，也是由他的嘴巴傳達出來的。

「又是在想，又是在想！你要回去死在張太爺的拳頭下才好的……同你的山地牛兒一塊去死吧！」

鬼冬哥在小黑牛的鼻子尖上，示威似地搖一搖拳頭，就抽身到樹蔭下打紙牌去了。

小黑牛在那個世界裏躲開了張太爺的拳擊，掉過身來在這個世界裏，却仍然又免不了江流的吞食，不禁就由這想起，難道窮苦人的生活本身，便原是悲痛而殘酷的麼？也許地球上還有另外的光明留給我們的吧？明天我准於要走了。

次晨醒來，只有野貓子和我留着。

破敗凋殘的神祠，塵灰滿積的神龕，吊掛蛛網的屋角，俱如我枯燥的心地一樣，

是灰色的，暗淡的。

除却時時刻刻都在震人心房的江聲而外，在這裏簡直可以說沒有一樣東西使人感到興奮了。

野貓子先我起來，穿着青花布的短衣，大腳統的黑綢褲，獨自生着火，燉着開水，悠悠閒閒地坐在火旁邊唱着：

.....

江水呵，

慢慢流，

流呀流，

流到東邊大海頭，

.....

我一面爬起來扣着衣紐，聽着這樣的歌聲，越發感到岑寂了。便沒精打采地問，

(其實自己也是知道的。)

『野貓子，他們哪裏去了？』

『發財去了！』

接着又唱她的。

「那兒呀，沒有憂！

那兒呀，沒有愁！」

她見我不時朝昨夜小黑牛睡的地方瞭望，便打探似地說道：

『小黑牛昨夜可真叫得凶，大家都吵來睡不着。』

一面閃着她烏黑的狡猾的眼睛。

『我沒聽見。』

打算聽她再捏造些什麼話，便故意這樣地回答。

她便繼續說：

「一早就抬他去醫傷去了……他真是個該死的傢伙，不是爸爸估着他，說着好，他還不去呢！」

她比着手勢，很出色地形容着，好像真有那麼一回事一樣。

剛在火堆邊坐着的我，簡直感到忿怒了，便低下頭去，用乾枝撥着火冷冷地說：

「你的爸爸，太好了，太好了！……可惜我却不能多跟他老人家幾天了。」

「你要走了嗎？」她吃了一驚，隨即生氣地罵道：「你也想學小黑牛了！」

「也許……不過……」

我一面用乾枝畫着灰，一面猶豫地說。

「不過什麼不過……爸爸說的好，懦弱的人，一輩子只有給人踏着過日子的。」

……仲起腰幹吧！抬起頭吧！……羞不羞哪，像小黑牛那樣子！」

「你的爸爸，說的話，是對的，做的事，却錯了！」

「爲什麼？」

「你說爲什麼……並且昨夜的事情，我通通看見了！」

我說着，冷冷的眼光浮了起來。看見她突然變了臉色，但又一下子恢復了原狀，而且狡猾地說着：「嚇嚇，就是爲了這才要走嗎？你這不中用的！」

馬上揭開開水罐子看，氣沖沖地罵：

「還不開還不開！」

驀地像風一樣捲到神殿後面去，一會兒，抱了一抱乾柴出來。一面撥大火，一面

柔和地說：

「害怕嗎？要活下去，怕是不行的。昨夜的事，多着哩，久了就會見慣了的……是嗎？規規矩矩地跟我們吧……你這阿狗的爹，哈哈。」

她狂笑起來，隨即抓着昨夜丟下的木人兒，頑皮地命令我道：

「木頭，抱，他哭哩！」

我笑了起來，但却仍然去整頓我的衣衫和書。

「真的要走麼？來來，到後面去！」

她的兩條眉峯一豎，眼睛露出惡毒的光芒，看起來，却是又美麗又可怕的。

她比我矮一個頭，身子雖是結實，但却總是小小的，一種好奇的衝動作弄着我，於是無意識地笑了一下，便尾着她到後面去了。

她從柴草中抓出一把雪亮的刀來，半張不理地，遞給我，斜睨着狡猾的眼睛，命令道：

「試試看，你砍這棵樹！」

我由她擺佈，接着刀，照着面前的黃果樹，用力砍去，結果只砍了半寸多深。因爲使刀的本事，我原是不行的。

「讓我來！」

她突地活躍了起來，奪去了刀，做出一個側面騎馬的姿勢，很結實地一揮，喳的一刀，便沒入樹身三四寸的光景，又毫不費力地拔了出來，依舊放在柴草裏面，然後氣昂昂地走來我的面前，兩在插在腰上，微微地撅起嘴巴，笑嘻嘻地嘲弄我：

『你怎麼走得脫呢？……你怎麼走得脫呢？』

於是，在這無人的山中，我給這位比我小塊的野女子，窘住了。正還打算這樣地回答她：

『你的爸爸會讓我走的！』

但她却忽然抽身跑開了，一面高聲唱着，彷彿奏着凱旋一樣。

這兒呀……也沒有聲，

這兒呀……也沒有聲，

……

我慢慢走到江邊去，無可奈何地徘徊着。

峯尖浸着粉紅的朝陽。山半腰，抹着一兩條淡淡的白霧。崖頭蒼翠的樹叢，如同洗後一樣的鮮綠。峽裏面，到處都流溢着清新的晨光。江水仍舊發着聲吼，但却沒有夜來那樣的怕人。清亮的波濤，碰在嶙峋的石上，濺起萬朵燦然的銀花，宛若江在笑着一樣。誰能猜到這樣美好的地方，曾經發生過夜來那樣可怕的事情呢？

午後，在江流的澎湃中，迸裂出馬鈴子連擊的聲響，漸漸強大起來。野貓和我都感到非常詫異，趕快跑出去看。久無人行的索橋那面，從崖上轉下來一小隊人，正由橋上走了過來。爲首的一個胖傢伙，騎着馬，十多個灰衣的小兵，尾在後面。還有兩個行李挑子，和一架坐着女人的滑竿。

「糟了！我們的對頭呀！」

野貓子恐慌起來，我却故意喜歡地說道：

「那末，是我的救星了！」

野貓子恨恨地看了我一眼，把嘴唇緊緊地閉着，兩隻嘴角朝下一彎，傲然地說：「我還怕麼？……爸爸說的，我們原是在刀上過日子，哪！遲早總有那麼一天的。」

他們一行人來到廟前，便息了下來。老爺和太太坐在石階上，互相溫存地問詢着。勤務兵似的孩子，趕忙在挑子裏面，找尋着溫水瓶和毛巾。抬滑竿的伙子，滿頭都是汗，走下江邊去喝江水。兵士們把槍橫在地上，從耳上取下香烟緩緩地點燃，吸着。另一個班長似的灰衣漢子，軍帽掛在腦後，毛巾纏在頸上，走到我們的面前。槍兜子抵在我的足邊，眼睛盯着野貓子，盤問我們是做什麼的，從什麼地方來，到什麼地方去。

野貓子咬着嘴唇，不做聲。

我就從容地回答他，說我們是山那邊的人，今天從丈母家回來，在此息息氣的。同時催促野貓子說：

我靜靜地笑着說：

「那末，現在還可以殺哩。」

「不，我現在爲什麼要殺你呢……」

「那末，規規矩矩地讓我走吧！」

「不！你得讓爸爸好好地教導一下子……往後再吃幾個人血饅頭就好了！」
她堅決地吐出這話之後，就重又唱着她那常常在哼的歌曲，我的話，我的祈求，
全不理睬了。

於是，我只好待着黃昏的到來，抑鬱地。

晚上，他們回來了，帶着那麼多的「財喜」，看情形，顯然是完全勝利，而且不像
昨天那樣小幹的了。老頭子喝得泥醉，由鬼冬哥的背上放下，便呼呼地睡着。原來大
家因爲今天事事得手，就都在半路上的山家酒店裏，喝過慶賀的酒了。

夜深都睡得很熟，神殿上交響着鼻息的鼾聲。我却不能安睡下去，便在江流激

湍中，思索着明天怎樣對付老頭子的話語，同時也打算趁此夜深人靜，悄悄離開此地。但一想到山中不熟悉的路徑，和夜間出遊的野物，便又只好等待天明了。

大約將近天明的時候，我才昏昏地沉入夢中。醒來時，已快近午，發現出同伴們都已不見了，空空洞洞的破殘神祠裏，只我一人獨自留着。江濤仍舊熱心地打着崖石，不過比往天却顯得單調些，寂寞些了。

我想着，這大概是我昨晚獨自兒在這裏過夜，做了一場荒誕不經的夢，今朝從夢中醒來，才有點感覺異常吧。

但看見躺在磚地上的灰堆，灰堆旁邊的木人兒，與乎留在我書裏的三塊銀元時，煙靄也似的遐思和悵惘便在我岑寂的心上，縷縷地升起來了。

松嶺上

在嶺上的山家店裏，同一位白頭髮的老人，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飯，替了揩嘴巴，便說一聲：

『謝謝你，大爹！』

就在淡黃光輝的油燈下面，坐在松木桌子的面前，開始上工了。

外面刮着很大的山風，——雲南西部特有的山風，板壁和門一陣陣地碰得發響。四山裏，遠遠近近都在起着松濤的咆哮，山中店子一時竟彷彿變成海邊的漁家了。但屋裏的小小世界，却是安靜的，溫暖的。

牆角落裏，燃着枯乾的松枝，燉有茶葉的開水罐子，便在火上哼出低聲的歌曲。留有旅人漫畫的壁上，映着一片怡悅的紅色光影，正在高興地，輕盈地緩緩舞蹈。旅

人在這兒，靈魂也被深深地祝福了。

老人喝完杯中最後的一滴，舐舐酒杯的邊沿，便醉盈盈地走來坐在我的面前。動手教我做工。他伸起枯藤似的大指和二指，抖抖地朝嘴唇上粘了一點唾沫，就很純熟地先把爛布扯成一根一根的線，搓好，結好，然後將這舊線，挽在一節短短的麥稈上，做成雞蛋那樣的形式。剛挽到小半個蛋那樣的時候，再用新的洋線子繞了上去。最後，貼上洋紙條子的商標。

這工作，很輕鬆，怪容易的。他見我一做就會，便理理白色的鬚鬚，滿意地走開了。倒在板床上面，點燃煙燭，半閉着醉了的眼睛，慢慢地炙着糖煙泡子。但不時還叮嚀着我，混着說不清的聲音。

『舊線多用點啦！』

鴉片煙流出了濃重的芳味，和着松柴的乾香，燒酒的餘芬，把這作為旅人暫時歸宿的小小地方，簡直幻化成誘人享樂的魔窟了。

老人吸了一口煙後，那給山風吹得黑黃的皺臉上，現出了非常寧靜非常安適的樣子，剛才喝着酒大聲愛說話的脾氣，彷彿全都拋給門外的山風和山間的松濤去了。

他喝酒的時候，曾一面告訴我，說他小時，白天就在這些山裏牧羊，晚上就在林中睡覺，成年歲月，伴着風露，伴着星月，長大了的。十八九歲，便替人家趕馬，從這山到那山，一路上唱着歌，喝着么店子的米酒，日子是過得滿自由滿自在的。因為漂泊慣了，到了這麼老的年紀，還不算租幾畝田，或是在路上開家么店，安安定定地住了下去。總是高興挑起擔子，從這兒到那兒，做着小小的生意。只是現在年老了，力弱了，一天天地爬不動了。起初還有興趣地講着，講着，到這裏便大大地嘆了一口氣，接着狠狠地喝一大杯酒。我一邊吃着飯，看見他孤寂的樣子，不禁問到他的兒女了；因為到了這麼大年紀的老頭子，是應該有個親人照顧的。他說，同時又現出不願說的神氣，他是沒有家室的，就是光身子一個人。以前怎不請個人幫忙挑擔子呢，我隨口無

意地問着。他搖搖頭，半天才說，人嚙，都討厭老頭子了，好好地挑着擔子，不知怎的忽地跑開了，有的連工錢也不要了。接着深深地嘆息，垂下了花白的腦袋。驀地又像驅逐苦痛那麼似的，抓着瓦罐子，斟了一杯酒，兩口就哽完了，熱烈地再說下去，他現在這麼辛苦地挑着擔子，爬山上坡，也像一般人似的，是爲了兒和女。不全是替自己的吃飯打算的。這倒引我奇怪起來，但我也愛追問他的。他的話顯然是越說越糊塗，而且分明是人已醉了。可是，他却手顫顫地擎起酒杯，只管說着。

『這就是我的小女兒，她並不喊我一聲爸爸，……我一看見她，馬上，人就年輕了，快活了。……還有一個大女兒，在那裏面！』

順手指着他的兩個竹箱子，但並不加以說明，隨即我吃完了飯，他喝完了酒，話也跟着停止了。

我一面繞着線團子，就想着這一天怎麼會遇着這麼一個奇怪的老頭兒，而且哪一個東西又是他的大女兒呢？爲了要驅遣這寂寞的山中之夜，就打算問問他，並

且再引起他那追懷往事的敘談，然而一見他躺在薄明的煙燈旁邊，眼睛半睜半閉的，露出那麼舒暢，那麼平和的神情，便不忍打岔他了。

『舊線多用點啦！』

不久之後，他又睜大眼睛，叮嚀着我，這時語音明晰，似乎酒已清醒些了，我便乘勢問道：

『老爹，誰是你的大女兒呢？』

他微微地笑了，很是滿足似的。但卻沒有高興談話的樣子，好像杯子一離開，話也逃去了一般。只是慢吞吞地說道：

『看吧，這不是麼？』

原來是一枝煙槍，我還想聽聽他的解釋，誰知他却馬上閉着眼睛了。我覺得老頭子的腦袋，實在是異常的，不然就是有點神經病，也許是給酒精弄壞了。我不願再思索下去，因為這一天的山路，確已把我走得疲倦了。

外面山風刮着，松濤響着，使人沉沉欲睡；眼光不時在藍線黑線的雞蛋上面，朦朧起來，恍惚起來。偶有崖頭吹斷的樹枒，驟然大聲地落在屋頂上面，轟地驚震了我，才又片時清醒，馬上重新忙忙地挽着。

每天早上，替他挑起遠方城市販來的一擔雜貨，迎着松樹檜頭的紅日，踏着草間的清露，隨同朝霧走了出去。轉到山村夷人的松樹門前，或是野皂角紮成的籬邊，息了下來，同那些給孩子們圍繞着的女人，和那些跳跳叫叫的姑娘，就做起小小的買賣來了。

黃昏，挑着換來的春天採下的茶葉，和夏天收好的鴉片，伴着山間的暮靄，牛羊的鈴聲，緩緩歸來。至於踏着山徑上皎好的月色，或是隨着夜黑中路邊的螢火，這麼晚才回來的時候，也是有過的。

歸途中，老人總是一路上做大喉嚨，發出少年之日才那麼高興喊唱的歌聲，常常逗起了遠處松林中那些燈火人家一聲兩聲的犬吠。

每晚，在這崖下的山家中，聽着松濤咆哮，山風打門，倘若沒有這麼一個愛喝酒愛講話的老頭子伴着我，真不知道要怎樣排遣這些寂寞而恐怖的晚間。

要是白天用了少許的貨物，換得了一大包的春茶或是鴉片，這一夜，老人便特別快活些，歡喜些，要喝許多酒，而醉後的糊塗話，也越發來得多了。有一晚，他擎着杯子這麼說着：

「年輕人，我很歡喜你……」

我一面吃着飯，一面擡起頭來望望他，他的眼裏已充滿了紅絲，知道酒已喝得差不多了。

「真的，我很喜歡你……你覺得嗎？」

我曉得他在說着酒話了，不去理他，埋頭吃我的飯。

「你要是走了，我很難過的……」

我每天替他挑擔子，又不要他的工錢，當然他是捨不得我的了。

『我想我們來做個親戚吧！』

我又擡起頭來，睜大着好奇的眼睛。

門和板壁突然給山風碰得直響，發出怖人的聲音。接着嘩啦一響，崖頭又有一枝巨枒吹斷了，落在屋頂上面。

老人和我都一下震駭了。杯子裏的酒也跳了兩點出來。他一口喝完了，放下杯子，揩揩嘴唇說道：

『所以我們要做個親戚啦！……你以為我醉了麼？……不。』

我不開腔，只是想着：

『這個老傢伙要同我做個什麼親呢？』

『你到底喜不喜歡我？』

『噫，噫，』

『說吧，說吧。』

起先他還像長輩那樣似地稱讚着我，現在却對我做出懇求的樣子了。這時我才含糊糊糊地答道：

「老爹，我怎不喜歡你呢？很喜歡的。」

他滿足地嘆一口氣，朦朧的醉眼，也放出光輝來了，興奮地說着：

「你想，我一個人走在山裏，有時候，半天也碰不見一個人花花……，看去盡是黑鬱鬱的松林……晚上也沒一個人同我說句話……就這樣孤孤寂寂地過着日子……天哪，那是些什麼日子……世間的人都拋棄我了……是的，一個老頭子活在人世，活該討人厭的……唉，幸好還有兩個錢……。」

接着很高興地提起瓦罐子，又斟一杯酒，一口喝完了，忽地站了起來，松木桌子都給他碰移動了。

「你喜歡我，我喜歡你……那末做個親戚吧！」

「什麼親戚呀？」

我含笑地問道。

『說一半天，你還不明白麼……』

『嗯。』

『我早就打算嫁個把女兒給你啦！』

『什麼女兒？』

我倒突然莫明其妙起來，詫異着。

『哈，你年輕人的記性呀！我早就說給你聽了……她……她……隨便要哪一個都可以的。』

他指一下手中的杯子，又指一下床上的煙槍。

我哄地一聲笑了起來，嘴裏吃着的飯，也噴出來了。

他粗暴地怒喝道，嘴角上濺出了白色的唾沫。

『笑什麼？難道還不配麼……她們比我的命還貴重，比我的……』

氣得上氣不接下氣地，眼睛簡直紅得怕人。

我想這個老醉鬼，真夠纏了，便開玩笑地回答道！

「配呀！怎麼不配呀！你老爹的女兒，我還敢不要麼？」

「那才是話啦！」他平住氣坐了下去，又斟一大杯酒喝着，隨即又說道：「不過目前你只能要一個！」

我就故意作難他，笑着說：

「要，那就兩個都要，一個不好玩的！」

「那不行！」搖着白頭髮的腦袋，又忿怒地站了起來，「那是要我的命了！」

「這個老醉鬼！」

我低聲說着，放下碗，笑着走開了。

他却沒有聽見，只是踉踉蹌蹌地追隨在我的後面，帶着央告的語氣說着：

「一個吧……就是一個吧……現在……」

「好，好，好。」

不這樣回答，恐怕會纏到天亮的。

「到底要哪一個呢？」

我掉轉身去，指着酒杯說：

「就是她吧！」

「來，來，來！」他抓着酒罐子趕快倒出一杯酒，手抖抖地遞在我的面前，高興極了地喊道：「就結婚吧！」

我在心裏答道：

「他媽的！結婚！」

然而，在這山間的寒冷之夜，喝一杯把酒，倒並不是一件不愜意的事情，於是，就接來一口喝完了。

老人喜孜孜地拍着我的肩膀說：

「這樣我們才會親親熱熱地過日子呀！」

隨即理他的花白鬚鬚，滿足地走開，動手燒煙去了。炙好一個煙泡，用鐵籤穿在槍眼上，剛要放在燈上燒時，忽又取開，揚起眼睛，向我作着安慰的樣子說：

「只要不離開我，以後也可以要這個的。」

我不答理他。掉轉身向着黑暗的角落，擺着下巴，心裏想着：

「那還來得嗎？」

遠離了富有人間氣息的平原和城市，住在這麼冷落的山家店中，同着這麼奇怪的一個老人，當這山風松濤怒吼的晚上，人簡直好像墮入了神話中的鬼怪世界一樣；有些時候，竟然恐怖起來。不過除了他在喝酒的晚上說些瘋話而外，他對我的心腸，畢竟全是好的。白天替他挑擔子，怕我累壞了，總叫我多多歇息，像主人對待小夥計的嘴臉，是絲毫沒有使用出來的。而且在這縣互數百里全是松林的山中，一時也找不着另外的工作，因此，也就不想離開他了。

在另一個山家中，碰着一位禿頭的小販。許是由於同行相忌吧，當他同我講到老人的時候，總是說出許多壞話。一開始就揮一揮手：

『你怎麼同這酒瘋子混在一起呢？這個老妖怪！這個老魔鬼！……』

有一夜，我在他的屋子裏烤着火，講閒話，他照例揮一揮手，竟然詳談起老人的生平來了。我覺得一起頭就同老人自家說的不一樣，便驚異地問道：

『他不是說由牧羊出身又做趕馬人麼？』

『唔，什麼牧羊，什麼趕馬，那通是夢話啦……醉鬼的糊塗話啦……我聽夠了，……要你才信……我替他捋過兩年辮子，天天晚上，一喝酒，就這樣說……就這樣說……他麼，不是這一帶山裏的人，家鄉很遠很遠的……』

聽着，聽着，我感到非常的驚訝。但這樣可怖的故事，聯繫在這麼和平的老人身上，無論如何是不會使人驟然相信的。便趕緊在他說完之後，追問道：

『真的麼？』

『怎麼不是的的確確！那是他的同鄉人親口告訴我的，還說是親眼看見的哩，別的趕馬人也說是……我一聽見連工錢也不要，就離開他了……這老妖怪這老魔鬼！』

他的眼睛突然張大，向老人住的隔屋望望，竟然現出恐怖的神情，彷彿會有一個提刀的漢子挾着打門的山風，一下子撲了進來一樣。

山風捲着松濤，像海洋的狂瀾似的，帶着嚇人的聲浪，從遠處荷荷地滾來，一陣陣地刮着崖頭刮着樹，打着板壁打着門，發出怖人的巨響。有時且揚起尖銳的悲鳴，像是山中的妖怪在外巡遊一般。

禿頭的小販，聽着風聲，一時沉默着靜靜地在火上暖着手。我坐在對面，却越發不安起來，重複地想着，難道這竟是真的麼？而那可怕的故事，也翻來覆去湧現着，如同山中起伏的松濤，一時排遣不開。

一個牛那樣壯的窮漢子，反剪着手吊在架樑上，給地主的兒子們鞭打着，拷問

着，血和涎塗在嘴邊，無力地呻喚。這是在廣大的宅所中，粉牆邊露出有花有樹的地方。

另一個圓臉的老爺，指着抱有孩子的年輕女人威嚇着，一面故意數着手裏白亮亮的銀元，顯示在女人的眼邊。女人知道在老爺家做長工的丈夫，偷米回家來喂兒喂女的禍事發作了，就抓着頭髮嚶嚶地啜泣着，顫抖着。小兒小女牽着媽媽的衣衫，就陪着媽媽哭。但哭泣是趕不走老爺的，老爺且說，不那樣，就要把男子送到城裏去，坐一生一世的牢的。於是，爲了丈夫，爲了兒女，女人低下淌淚的臉，依從了，這是在矮小的茅屋中，屋頂上漏下月光星光的地方。

牛那樣壯的窮漢子放回家去了，知道妻子做了那件事，鄰人在笑他，田野在笑他，山林也在笑他，放牛的孩子且把那件事編成歌曲，在不遠的坡上，整天整天地唱着。於是，丈夫把妻子殺了。

月夜的山中，樹影稀疏的路上，牛那樣壯的窮漢子走向坡那邊黑影龐大的住

宅走去，一手握着塗血的刀，一手提着滴血的頭。

於是，那個準備要過新年的山村，突然給血的事件震駭了。

巨大的宅所中，擁擠着滿村的人，張大眼睛吐吐舌頭，嘖嘖地嘆息。

矮小的茅屋裏，也擁擠着滿村的人，同樣地張大眼睛，吐吐舌頭，嘖嘖地嘆息。

而那牛一樣壯的窮漢子呢，却永遠不見了。

二十多年前，在遙遠的一個山村，消失了的牛那樣壯的窮漢子，說他就是如今在夷地寂寞過日子的白髮老人，這怎麼叫我能夠一下子就相信呢？但我却沒有旁的事實，證明這是荒誕的，虛妄的。而且竟至一聽着山風突然打門的時候，便忽地驚怖起來。因為禿頭的小販，最後曾堅確地說。

「把老婆殺了，老爺一家殺了，也儘夠了嘛！天哪，他還回家去，把倒在媽媽屍邊的男孩和女孩，也一刀一個地殺了，天呀！這不是殺星下凡麼……那些晚上，我還在替他挑擔子，半夜醒後，總聽見他說夢話，「我殺死你！又聽見荷荷的山風，簡直把

我嚇得打抖……哼，他會殺你哩！不走。」

但看見老人每晚白髮盈盆地躺在淡黃光輝的煙燈旁邊，靜穆和藹地睡着，而且在喝酒的時候，總是醉欣欣地講着過去牧羊趕馬那些又美麗又溫馨的往事。又因晚上睡得太熟了，從來沒有聽見他那些可怕的夢話。我覺得禿頭小販那些可怖的傳聞，應該把它當成酒後的醉話，倒要來得好些。

然而，禿頭的小販是不喝酒的。——不過我對老人却始終沒有多大的懼怕。因為他本人是可愛的，並且對人也充滿了好意。

但是我所怕的，倒正是他那過分的好意，像在醉了的時候，倘把大女兒也嫁我的一類事情。想到這些，我就不得不走開了。

如果說禿頭的小販離開他，是怕他過分的兇殘，那末我的打算走開，則應該是怕他過分的好意吧。然而，一見他這垂老的年紀，還在寂寥的山裏，度着淒冷的生活，一時却又不忍丟棄那麼似離地開了他，但是，分開的日子終於到來了。

這一天，約摸剛過吃午飯的時候，在一家夷人的門前，我放下了擔子，一頭就睡在稻草堆邊，舒舒服服地息着氣。老人因為是空身子走路的，便在門前，很有精神地搖起巴郎鼓來。姑娘們和孩子和狗，一齊跑了出來，圍着老頭子的擔子，狗却單獨向我汪汪地吠着。

老頭子的做生意，是很有趣的，只是同姑娘們孩子們開着玩笑，一會兒伸着手掌摸摸小孩子的下巴，一會兒尖起指頭撫撫女孩子的頭髮，全不板起面孔講生意，活像白髮的老祖父在逗孫兒孫女玩耍一樣。有些年紀大的姑娘或是女人，抓着竹箱子裏的貨，翻來覆去地看時，老頭子還是一面向孩子們拌鬼臉，吐舌頭，一面同她們講價錢，稱讚着貨色。等到有人還了價錢，不管合式不合式，他總是立刻走上前去，一把抓着貨物，抱在他的胸上，做出保護什麼東西似的躲開，嘴裏故意說着：

『那不行！那不行！』

樣子並不嚴厲，倒是很滑稽的，如同撒嬌的孩子一般，惹得女人們姑娘們大聲

笑着起來。我也樂得想打滾，覺得這真是一位有趣的老滑頭。

就在這些時候，老人也不會忘記我的。只聽見他在笑聲中，高聲向着我喊：

「口渴了嗎？小夥子！」

一會兒，一個年輕的赤足姑娘，端着一碗清水走到我的面前來了。這於走路人是很好的，我便趕忙坐起來，接在手裏大口大口地喝着。她蹲在我的面前，睜着一雙大大的黑眼珠子，定定地釘着我喝水。喝完了，遞碗給她的時候，便說聲：

「謝謝你啦！」

「謝這是水呀！」

她接着高聲笑了起來，喊道：

「有趣的人呀！」

等着我再要說什麼時，又帶着一陣笑聲，野貓兒似地忽然溜開了。

息了一陣，我也走到貨擔子那裏去。看見剛才拿水的一位姑娘，正把一排花纏

子，解脫一節來，時而比在破爛的胸襟上，時而又比在掃刷似的褲腳上，不住地望望一位年長的女人——大概是她的母親吧，現出懇求而又可憐的樣子，女人搖搖頭，她便紅着臉，仍舊把花纏子放進箱子裏去。隨又抓起一個洋線團來，放在手掌心裏，前後左右地瞧着，這洋線團，有一半是我在晚上挽的，繞得很好看，很整齊，裏面却充塞着襪布絲搓成的舊線。另一半倒是全新的，但因放久了，樣子鬆散散的，既不光生，又不入眼。這位姑娘選了一陣，正是選着我在晚上做的成績。並且在媽媽的那樣好眼色之下，生意快要作成了。我看着她那天真的樣子，心裏倒很難過起來，便鼓起勇氣，把她手裏的一個來抓丟在竹箱內，另外檢起一個鬆散散的，塞在她的手裏，說道：

「這個要好些！」

她看見我塞在她手裏的東西，正是她所不要的，大概就以爲我在同她開玩笑吧，便對着我皺着鼻頭笑了起來，喊道：

「真是有趣的人！」

跟着俯下身子換掉了，仍舊抓一個齊整而好看的。

老人站在側邊，不說話，微微地笑着，點點頭。

晚上喝酒的時候，他打起我來了。

「哈哈，年輕人！」

我照例不理他，知道他又在發酒瘋了。

「哈哈，年輕人，太不行了……太不行了。」

我抬起頭來望他，看他究竟要說些什麼。

「生意像你那樣做，就糟了……還能養活兒女麼……哈哈，年輕人，見了姑

娘就變傻了……哈哈，你得老實點……」

「該老實點的，怕不是我吧……你……」

我氣忿起來，但見他是個醉了的人，便不再分辯下去。心裏却決定離開他了。

次晨，老人看見再也留不住我時，乾枯的眼睛上，淚也滾了出來，像老祖父那麼

似的低聲泣着。

我終於硬着心腸走了。

他老人家做的事情，是可原諒的，但我却不能幫他那樣做了。因為，我以為同情和助力，是應該放在更年輕的一代人的身上的。

爬上一個坡，回頭來看，老人還無力地依在門邊，望着我去後的背影。四山靜寂，松林無聲，牛羊的鈴子，在朝霧濛濛的遠處，幽微地叮噠着。

在茅草地

一

當我在南國天野裏漂泊的時候，沒飯吃，便做工；得了流汗換來的工錢，就又向一個充滿新鮮情調的陌生地方走去。這，看起來倒是一件有味的事，然而，實際經驗着，才並不全符腦裏所起的美好的幻象。不過仍然有味，但這味，須要另一種心情來領略的了。

到緬甸北部靠伊拉瓦底江的大商埠，八募，又沒錢吃飯了，自然就仍舊使用隨身帶着的法寶——做工。然而，誰要我呢？至於做什麼，在我倒全不成問題，文的方面如寫字，武的方面如挖土，都來過。人，通是陌生的，不理我，兩天全找不着一個要我

流汗的主題，於是，我彷徨了。然而，並不怎樣恐慌，因為在中國西南部的好幾個大城裏，都會曾經餓過整天整天的肚皮，這時，資格已老，再來一次，滿不在乎。可是，這心情總不能支持多久，所以，偶然也着意明天怎樣生活下去的事，全不是沒有。

因此我的臉色，我的眼光，那會對飢餓有過經驗的人，是全看得出的。於是同我一塊兒住在漢人街苦力店的一位苦力，使用好心腸，把他從我臉上眼裏發現的苦楚，向店裏以及隔壁小茶店裏那些穿草鞋的人盡力宣傳了，起初心裏很感謝他。後來竟有點討厭，因為他太把我形容得可憐。雖然別人並不會說『可羞哪，你這餓肚皮的年青人。』可是總覺得在人羣中已暴露了——我是這麼一個乏力生存的弱者，禁不住過份難受。無論什麼辛酸，什麼若痛，素來是一併吞在肚裏，向人示弱，不能。

然而，這好心腸的苦力，畢竟是可感謝的。店裏一位終日吹鴉片睡懶覺的苦力，樟樣的漢子（後來才知道他是由苦力改行偷賣鴉片的）竟聽了他的宣傳，對我

起了相當的同情，而且熱心地替我找事做。這一夜我回去的時候，這漢子睡在昏黃的烟燈側邊，便叫我進去坐着，帶着一種安慰病人的好聲音，悠悠地安慰我——他說：

『看來你還是讀過書的，你得到那家店裏去教幾個小孩子。能吃苦，更好，他們開店的，要你早晚招呼客人，這，輕便呵，並不是叫你跑路拾人！』

他隨即把店王的姓名也告述了我；那地方叫茅草地，恰在兩天不見人烟的山路中，說是如果不吃烟，定會積起錢的。不用說我衷心地謝謝這個好人了。

二

帶我到深山客店裏去上工的，並不是這好人，他正被未曾銷脫的貨牽住了。而那位曾把我形容得過份可憐的苦力，恰好要拾客經過那店子，就自告奮勇，做我的引荐。於是，我就很愉快地由八募起身了，沿着檉江行，一路不時吹着得意的口

哨。

到時，讓我像客人一樣地先到那店裏住下，他們這批抬客的苦力，却在另一家對門的客店下宿，問原因，他們笑笑，然而，不關我的事，懶究得。

我照着一個客人的規矩在店裏吃了一頓極愜意的晚飯。引荐的人尙未來，我也不好向主人自表來意，就一個人往屋外學紳士模樣的散步，山風搖曳在明月照徹的空地上，我的心，全泛溢着清爽和光明了。

不久，那引荐我的苦力找着我，不平地揮着拳頭，吐出些憤激的話，於是我愉快的心竟陡然墮到無底的空虛了，這原來是那店主根本就不請一個教他孩子的人。怎麼辦呢？這只得仍然像一般客人似地睡去，然而，我的天，那裏睡得着。八募那裏的息店錢（這店供宿不供食），既欠着，這兒又新增了一筆賬，前後都是一天不見人烟，除了這幾家寥落可數的店子，去找鬼！大都市中，可活之道總多，誰叫你輕信一個陌生人的甜言，被騙到了這麼一條絕路，倒楣乃是活該。於是，我在被蓋窩裏

咒那個好人了。

第二天早上，那自告奮勇引荐我的苦方和着他的夥伴，把夜來留宿的客人，全抬到朝霧瀰濛的羣山裏面去了，剩下的，就祇是一個活該倒楣的我。我，沒奈何，便老着面皮住下去。以後要發生些什麼事，不敢想像。照例取出破書來，斜依窗子立着看，讓苦悶的時光悄悄流過去。

這一天的午飯和晚飯，一直是老着面孔去吃的，感謝得很，全沒有發生一件意料中的可怕的事情，然而，心的不安，夠我受了。有時，我很氣，簡直想開口罵人，可是那該罵的，却並不在身邊。

像這樣需要老着面孔去過的生活，倒不如餓飯好，然而也畢竟拖了兩天。

店主人要向我發作的話，終於說出口了，可是話却出乎意料之外地和善。他說：『我沒錢，哪能請一個教書的呢？從前只是向人說說吧了，並不是一定要的。這店裏的事，目下又都有人做，真沒法哩。』灰青色臉上的眉頭，皺得緊緊的，好像替進

退兩難的我擔憂，然而，望着那流氓式的眼裏，透出一點近於諷刺的光芒，我就把一時委屈的怒氣，當他面罵那介紹我的人。他打量了我的小包袱和枕邊丟的一本破書之後，忽有靈機轉動似的，臉上做出微笑說：

『來了沒法，也莫怪他了。好，距這兒不遠的深山裏，有座洋學堂，聽說要請個教漢文老師，你去包成功的。』

『對呀，那裏請多久也沒找着人哩！』赤足着木拖鞋的老板娘也來打總成。後面尾來兩個孩子，一個是十二三歲的男孩，驚奇地看我，又望我的書；一個是八九歲的女孩，拉着她媽的手，短髮覆額的小面孔有點羞，大概這就是我在八募夢做先生時的學生了。他們叫我明天一早去，爬半日的山，準到了，說得來真像有幸運在那兒等我，還有什麼法子呢？我得去碰一碰哪。照上流社會的客氣，就趁夜裏搖晃的油燈下面，寫了一封給洋學堂校長的英文自荐書，字錯了一圈一點，也得另行謄清，從沒有用過的小心，也恭而敬之使出來了。唯獨校名人名，他們很模糊，只得保留着空白，

到的時候再填上不遲。

這一夜，竟沒有夢，睡得很安好。

三

次日早上由他們的說明，就帶着一封不知給誰的信，踏着坡上的縈迂小徑，穿入霧的山林，向疑着是否有無的陌生地方去了。

衣袋裏照例塞着鋼筆墨水瓶雜記簿這一類的小朋友，他們曾隨我在許多荒涼的山野裏作過東西南北的漂泊，會同我在小客店的油燈下度過不少寂寞的晚間。這一天爲要填信上的空白起見，似更少不了牠們，而且走倦了，得坐在山坡林下，把腦裏飄忽而來飄忽而去的情緒，在膝上隨意抒寫，多夠愜意呵。

一個追求希望的人，儘管敏感着那希望很渺茫，然而，他心裏總洋溢着滿有生氣的歡喜，雖也虛着成功還在不可知之列，但至少不會有絕望和灰心那樣境地的

闌然自傷。因此，這山裏的峯巒，溪澗，林裏瀉出的藍色天光，葉上顫動着的金色朝陽，自然就在我的心上組織成怡悅的詩意了。

好希望，耽着我跑，翻幾個坡，也滿容易。正午，果然在一座山嶺上發現炊烟縷縷的山村人家了。似覺夢想的豐收，已收獲了一半。

然而徐徐走進這山村，却給我一個有味的驚奇，差不多把來時的希冀，暫時忘掉了。人家自然全是茅屋，但前後的房簷，都拖到地面，應開的門，就移在側頭。門前懸掛水牛頭顱的骨骼一二塊，黑而彎曲的角仍然留在上面，不知是用來避邪，還是作門面的裝飾。間或屋外樹下有赤足的女人席地坐着，把一條條的棉花用手搓成線，幫助她的工具，既沒有紡車，只一根尺來長末端帶鐵餅的細竹條而已。她們的裝飾顯然着裙不着褲，而裙又極短，膝以下全露出，纏着黑漆細籐數十圈。頭上包黑布，竟有尺多高，有點使人想到城隍廟中的地方鬼。每走過一二家茅屋的門前，就有這樣的女人停着工，詫異地望望我。我想起來此的目的了，遇着一個男子就問學校所在

的地方。誰知他全不懂，回答的話，我也莫明其妙，這真是走到怪地方遇到怪人了。他短衣着褲，像一個漢人，嘴唇紅得可怕，如同剛才吮過生血，頭上包的黑帕，餘剩一短節，從耳邊斜翹在頭上，看起來很威風。然而，他却和善，竟會意地把我引到一座木建樓房的門前，這地方是在斜坡的那面，正是我要找尋的洋學堂了。天主教堂和小學校英文的招牌都掛在一塊兒。由門口就可以望見樓上樓下有桌椅成列的講堂，靜悄悄沒個人。我便走了進去，一個白衣的洋修女，推開辦公室的門出來，我使用英文簡單地說明來意。她從頭到足的端詳我，一面說『今天是禮拜哩。』及到聽完，便答道：

『是的，要一個教員，但要懂得加青話哩，這裏的學生沒一個支那人。』

昨夜費心膽好的信，所用的精力都等於零了。要不是這女人在面前，真想抽出信來撕個粉碎。

『傻子，你又上當了！』暗暗罵我自己。

四

這法蘭西的修女將有四十歲的光景，做一副母親那般慈祥的臉，叫我到廚房的廊下去喝茶，吃麩包，這因為我隨口應她說是住在山那面谷底的村子，就忽然這樣地加以款待。她十分高興地說：

『叫你的姐姐妹妹來這裏聽聽福音哪！』

『呃呢。』

我由嚼着乾麵包的嘴裏，發出含糊的不置可否的聲音。

她以為我真的有姐姐妹妹，真的同意她的邀請了，便做模倣地說：

『願上帝賜福她們呵！』

又去取兩個麵包出來。

動身時，她叫一個加青的修女，拿一塊銀角子形式的東西，用線繫在我頸邊的

衣鈕上。並吩咐以後常常來，總要早一點，才趕得上做禮拜的。

我說一聲謝謝就去了。

下山的路上，我自嘲地想着，今天沾了你的姊妹妹妹的光了，明天你這漂泊者又怎樣活下去呢？把胸前挂的銀角子取下看，一個莊嚴面孔的女像現在上面，大約就是所謂聖母瑪麗亞吧……不知值得幾文錢？……總能換一些吃的東西哩……

除了疲倦，心是空空洞洞的了。足軟，山路已不像來時走着那般的上勁。

在路邊堆積的落葉上坐着息氣，照例取出衣袋中的小朋友來，在他們的身上發洩我胸中的鬱悶。

每寫起一條目前繼續活在人世的設計，就跳出一個搗亂小鬼似地難題，阻塞着出路。

我寫，我要在這一帶山林中做一個樵夫，砍柴到山下去買，下雨也不躲懶，積着錢，又可以走了，而且要走得遠遠的。後面更加以想像結局美滿的描畫。但馬上想着

沒有那重要的傢伙——斧頭，於是不留情，把寫起的一筆鉤銷了。

我又寫，我在這山裏做獵人追逐野獸的快樂，同樣，又被沒獵槍的感覺塗抹了。

.....

歸來可以望見山下人家時，我簡直沒有下坡的勇氣了。就坐在路邊的石上，茫然望着遠山的落日。這兒沒有成羣歸巢的暮鴉，沒有喧聲噪林的畫眉，祇蒼茫的黃昏景色，悄悄地潛來，展在林梢，佈滿幽谷，漸漸把週遭捲入無涯的深藍。我憶着這時從小窗裏透出燈火的故鄉的家，燈下共語的每一個熟悉的容顏了。

露在林中裝點珍珠，螢在草上散閃逍遙，我繼續回味着另一個星空下的往事。欠圓的月遲遲地出來了，樹影錯綜地繪在下坡的路上。我終於踏着散碎的月光不自主地歸去。

店主和他的妻兒，只在燈下爭看着我帶回去的猶太女子，我臉上的狼狽氣色呢，却沒有引起誰的片刻留心；然而也無須向誰低訴出我這一天的遭遇。

五

夜來不會好睡，次晨竟昏昏入夢。

從夢裏拍醒我的，是早起的披着衣的店主。他說：

「肯幫我做活嗎？今天就動手。」

「什麼……做活！」我被歡喜衝擊着胸膛，簡直呼吸停止了。

於是依照他的命令，把每一間屋裏地上點綴的口痰，鼻涕，瓜子殼，香烟屑，掃除乾淨。夜來客人蓋的被窩收去折好，放在一定的地方。侍候客人洗臉吃飯，叫一聲，應一聲，懇懇地奔跑。

客去後，又降下一道聖旨，着去店後的馬場上，打掃馬屎馬尿和濺污了的稻草，掃成一堆一堆的，然後用竹箕挑到遠處去拋掉，這倒使我通身流汗了。店子是在滇緬通商的大道上，每天總有幾十匹駝洋貨的馬進來投宿，因此，做店夥的貴幹，不僅

是招呼來客了。

等我把膝以下全弄污的足幹洗淨了時，屋上該浮着一縷藍烟的正午又到了。女主人便吩咐快到不遠的江邊，挑每天缸裏這時應添的水，馬上兩個洋油桶改做的裝水傢伙，就在我的一前一後搖蕩，從江邊到廚房，一路濺着水珠了。

吃了午飯，沒事做，祇等晚間的來客。

原來在店裏的一位夥計，聽說因脾氣不好，就在我上山的昨天被辭退了，但據我幾天的接觸看來，這人只是個動作有點笨拙的老實人而已。我明白了這是誰把他扔下深淵，含悲的心情想表示歉意，然而他已去遠。

流汗的工作穩定了，聰明的店主就玩出他的花樣：第四天的午後，簷下土塔上擺了一張矮小的方桌，兩個小孩之外，又添了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子，圍着坐，各據一方，像三缺一，等人搓麻雀，不同的只是每人面前放的是書。店主及其妻都堆着一臉的歡笑，用甜蜜腔調敦請我去做半下午的先生，晚間客人到時才下課。

這邊兩張笑臉向我討好，那邊六隻小眼睛向我祈求，我軟化了。如同鞭後的奴隸，委屈地含淚服從。

從此就把職簾下去了。他們在我上工的那一天，都從我的姓下加了大哥兩字。呼叫，然而到這時我像是昇官似地突改了頭銜，大家用另一種口吻稱爲先生了。可是日後每次當客人投宿時，店主就拿出大老板的氣概，仍遵舊章叱責似地呼『×大哥，打洗臉水來，快點哪。』但女主人和她的兒女，則把新加的頭銜，無論在甚麼人前俱一致照常使用，如在替客人擺飯的時候，廚房送來的聲音，總是『先生，來拿碗筷呀！』

不幾天，在八募販私煙的那個漢子來了，第一句就問荐的人還好麼，店主微笑不答，祇是請他吹烟，他又高興的向我說你得請我喝酒哩。晚上趁他要睡時，我把初來時的經過告訴他，他就起氣地小聲罵，連別個苦力不拾客人到這店裏的原因也說給我聽了。

然而，就在這位店主統治下面，竟由春末兼職到秋深，才又漂泊到印度洋邊一個繁華的都市去了。

● 加青族即野人，漢人則稱爲山頭，加青係緬語，英人譯爲 Kachin 野人山則爲 Kachin Mountain。

● 茅草地在野人山中，距八蒙兩天路程，距中國地界約一天半。

洋官與雞

「洋官來了！」

先被馬場上玩耍的小孩子望見，伸手指着，呼叫了起來。大人便忙從茅屋裏跑出，把右手掌遮在額上，順着孩子的手望去：東南而傾斜的山坡，佈滿蒼鬱的綠色叢莽，靜伏在熱帶三月的陽光裏。坡邊一條略加人工修築的山路，如同一尾灰白色的蟒蛇，彎彎曲曲地在叢莽中隱現着。十多匹騎着人的馬，就沿着這條蟒蛇緩緩地走了下來。人馬的輪廓，已可看得分明了。小山谷裏的人家，都忙亂着：有的在捉雞，有的在捉鴨，都是捉來送給洋官的。——這是一向如此的老例。起初僅由於一二家人的討好賣乖，不料怕官的人家，都爭先仿效，相沿下去，就變成無法避免的成規了。

這小山谷位在滇緬交界的野人山中，四面都是密生綠樹的山嶺。只是北面和

南面，裂有窄狹的缺口，宛如山谷裏的兩道門戶，從那裏便露出明媚的蔚藍的天空。由雲南流入緬甸 伊拉瓦底河的檳榔江，就在這兩個缺口下流過，波濤衝碰着峽裏嶙峋的山石，成天成夜生氣似地吼着。山谷裏的平地依近在江邊，簡直小得來像一隻巨人的手掌，除了四家漢人開的馬店，幾間簡陋的野人住宅，及一座茅草蓋成樓房的洋官行署（洋官來巡視時，只駐足一兩天）而外，連可以栽種蔬菜的空地方也沒有了。但是，地方雖小，却因處在滇緬通商的要道上，每天總有一二百匹馱洋貨的馬，從緬甸北部的商埠八募走來過夜。這裏的人家便專靠開設馬店來過活。由此再走一天半的山路，才得到中國地界。每月有英國官從遠處野人山寨走來巡視一次。平日只住一個印度人，管理修築這一帶的山路的。

我的店老板，一個三十七八歲的矮漢子，鴉片烟癮不小，瘦削的臉上，浮現着青灰的暗色，——聽見洋官來了，趕快放下嘴裏的烟槍，翻身下床來，吩咐我快去捉雞，要選一支肥大的。強壯的好像一個男子漢的老板娘，就馬上喝着老板的話：

『又不是你的老祖宗到了！要獻個肥大的雞做什麼？』
她掉頭向我說：

『老洪哥，捉那隻瘦小的黑雞好了。』

又轉去叱責老板：

『肥肥的雞自家吃不來？要給洋鬼子！』

她是漢人同擺夷女人生的，自小就在干崖的擺夷地方長大。一雙比男子還長的足，走起路來，異常快捷，做事也很能幹，只是性子沒有漢族女人那樣地柔順。

『你們女人家，總是這樣沒見識！洋官把你送去的瘦雞，皺着眉頭看了兩眼，你好意思嗎？』老板一面說，一面竟來圍捕這些驚逃的雞了。

『要才這樣獸！隔壁老劉哥，前次連生病的雞，也拿去送，不見得就犯了法，你——哈戲！』我正趕着一隻肥大的茶色母雞過來，老板娘連忙揚着聲，把慌張的雞趕開去。

『學老劉！我看老劉就要吃苦頭了。』老板板起他的面孔，張開兩手，偏去捉那茶色母雞。這被肥大軀體害了的雞，驚嚇無措地碰進屋裏去，我們馬上關門來捉，她却從圍捕的幾隻手腕上，鼓着翅子跳上了老板的烟榻，一足踏翻了吹烟的玻璃罩子燈，燃着的火，立刻熄了。香油漫溢在紫黃色的木盤裏，烟針烟杯都被油浸潤着了。

『你媽的，捉着，殺死你！』老板的臉色氣得更青了。

『好了，好了，被殺的雞，報了仇了。』到這時，老板娘才把緊張的臉解放了，唇上泛着爽心的微笑。

驚逃的茶色母雞，終於做了我們的俘虜。老板忿怒地用力扭着雞的兩翅，親身提到洋官署那邊去。可憐的俘虜，用着牠所有的哀聲，一路喊叫着。

不久，老板現出滿高興的面孔，同兩個牽着馬的中國人走了回來，一路揚着談話的笑聲。

『呵，張師爺來了，老洪哥快去打洗臉水來！』老板娘也勉強做出愉快的樣子，

迎接着客人。我正好把烟床上零亂的東西整理好了。

張師爺，約莫三十年紀，一張黃而略帶油黑的臉，嘴上留着幾根鬍子。他是在緬甸長大的雲南人，憑着會說幾種語言的嘴巴，便做了洋官的繙譯。自己喂兩匹馬，一匹用來坐騎，一匹駝行李，常常跟隨洋官到野人山中的各處山寨巡閱。我的老板暗裏販賣違禁的鴉片烟，對於這位這洋官的師爺，特別獻着許多小心，每次來時總請他來自己的店裏住；吃飯，喝酒，吹烟，完全孝敬。師爺是滿會交際的，對人總表現出笑嘻嘻的面容。有時，就連英國人的壞處，他都可以在你面前罵出來，使你十分信賴他。你有時會想着對這樣的好人不設法來孝敬，心裏真過不去。

午後兩點鐘，洋官出來巡閱，張師爺便過去跟隨着。洋官是個高長的漢子，跟着他的四個師爺（緬人，野人，擺夷人及漢人）以及幾個野人兵，都低了一個頭。他戴頂塗有白堊粉的彷彿像船的帽子，穿着反領的白色汗衣，黃斜紋布的短褲，足套在長毛襪及黑漆皮鞋裏，挺直的站在老劉的馬店前面，打量着當門的一列房子，才改

建了一個多星期，完全新的。

老劉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門前，嘴裏慢吞吞地嚼着檳榔，唇角上溢出一點紅色的汁水，時而用粗大的手指抹進口去，臉皮已皺了，現出四十來歲的樣兒。他的馬店生意最倒霉，人家看見他那破敗的茅屋，多不願意去住，只有從干崖擔土貨到八募去賣的擺夷男女，貪圖店錢便易，才肯去投宿。這樣賺來的錢自然很有限，只夠一家人糊口度日了。他這一兩年來，夜裏做夢也在想法弄錢，改建他的店房。現在他從高利貸商人那裏借得了一筆款子，才算打發了一半心願，只把當路的一列房屋，完全重新改建，他知道這是要緊的招牌，惹動旅客的廣告。其餘的房屋，要待發財的時候才能再修理。

洋官望了這一系列的新屋子，又看看躺在足下的滇緬通商大路，便叫野人兵拿出軟尺來量量路的寬側。隨即向張師爺講着英語，張師爺便繙譯給老劉：

「洋官說：你新修的房子，把官家的路佔了二十英尺，犯了大英國的法律，叫你

今天就把佔了路的房子拆去，這算寬容的優待，不然，定要處罰你。」

老劉着急了，忙把口裏的檳榔汁水，吐在灰色的路上，像生肺病的人唾出的血。『我的天，做夢都沒有想到，我會侵佔官家的路！我那裏敢房子照着原來的地基改建，一寸也沒有移出，請師爺看，請洋官看，這是舊地基呀。唉，泥土是不會裝假的呵！』

張師爺就將老劉的話繙譯給洋官。洋官又囁哩咕嚕說了一會，望着老劉的臉色。老劉急於要知道洋官說些什麼，便向張師爺走近了一步。張師爺掉頭轉告他：

『洋官說，兩年前就出過佈告，官家的大路，要保持五十英尺寬，修房建屋，都不得侵佔一寸。至於早年的舊房子，只好聽其自然，一旦改建時，就一定要依照新規矩，絲毫不能違犯的。這是大英國的法律，你明白嗎？』

『呵呵，新規矩……新規矩！』老劉伸出雙手，亂抓他的頭髮。面容非常難看，好像誤喝了一大口怪酸的醋。猛然叫道：『我不懂！我不懂！我怎麼知道？天呀，我的新房』

子真要被拆嗎？」兩個拳頭在空中揮，眼角上湧出淚來。

熱帶的三月，午後陽光是很熱人的。洋官不耐煩了，伸出他黃毛茸茸的左手，把上面的長方形小手錶看了一吓，口氣極嚴肅的向張師爺說：

「告訴他，限他兩分鐘答覆。否則就砍倒他的房子！」

張師爺立即警告老劉。

「不！不！我們拆了房屋，天呀，還不餓飯嗎？房屋，這新房屋，好像我的獨兒子。你叫我殺死獨兒子麼？不能！不能！」老劉亂搖着頭，嘴唇不住地抖，眼淚已經流在臉上。

洋官看着這個頑梗不化的人，知道沒有自拆的希望，立叫野人兵拔刀去砍屋壁，推倒佔着官路的屋柱。

老劉一把抓着張師爺，像發羊癇瘋地叫：「我的天，救命呀！救命呀！……」

他的女人也號叫起來了，嚶嚶着聽不清的野人話。他是戶董山塞生長的野人，頭上纏着尺來高的黑布帕，已抖散了。氣得祇頓她的兩隻腳，膝下圍着數十圈細小

的黑漆籐子，不住地在陽光裏閃耀。

壁已砍壞了，柱也推倒了，新的房屋也就塌了下去。老劉像氣瘋了，大罵起來：

『天殺的官呀！天殺的狗官呀……』

洋官冷冰冰的面孔問張師爺：

『這老頭兒叫些什麼？』

張師爺大概也有點可憐老劉了，才不忍心把罵的話老實翻譯出來，只應道：

『他不過叫叫上帝，救救我！上帝，救救我！』

『就是上帝也不能推翻我！大不列顛的法律哩！』洋官的唇上，露着諷刺的神氣，喃喃自語，一面轉身帶着人到吳家馬店去檢視。

『洋鬼子，真沒有良心呵！』旁觀的老板娘，這時才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轉進屋裏時，老板帶着教訓的口氣，向他說：

『這是老劉自討得，送病雞的報應呵！人不會做事，會處處吃苦頭。你該親眼看

見了。哼，叫我學他，真是沒見識的女人！一個雞算得什麼？」老板眉宇間揚着得意的光彩。

「好，多喂幾隻大肥雞，專獻給你的洋爸爸，洋老祖！像這樣沒良心的東西，我，病雞也不給的。」老板娘的嘴，永遠不讓人。

老板馬上沉下了臉，只罵一聲「你這張嘴！就倒在床上吹煙了。」

一會兒，洋官又來我老板家查看了。路邊馬場上新插着粗竹片編成的籬柵，被洋官的藍眼睛打量着。這是因為兩禮拜前打失一匹過夜的馬，才新造籬柵來遮擋的。洋官叫人量了之後，說是侵佔了官路二英尺半，吩咐馬上拆去籬柵。老板額上的青筋，氣得暴露出來了。連分辯的話，都說不出；又眼見剛才老劉的事，說出來，也沒有効。只把嘴唇用力咬着。張師爺帶着勸慰的口氣低聲地說：

「英國人真難說，他們的法律，鐵一樣，改不動。他們辦公事，一點不講人情，不像中國的官，可以隨便來的。我看，你還是自己拆的好，砍，那就太不好看了。幸喜拆籬柵

並不費事，是嗎？」語調十分地溫和。

老板娘立刻發火似地去拆，我也照樣去做。老板的兩個女兒，和一個男孩，都來參加這急迫的工作。因為拆下，還可以移進去插好，砍了只可當柴燒。老板娘一面拆一面喃喃地罵：

『甚麼官呀！鬼官，煙堂官，尿罐罐，不要臉，黑心肺，沒良心，吃你的肥雞，給你氣悶！』
一切都查看完了，張師爺仍然回到店裏，同老板睡在烟床上吹鴉片，他一面就慷慨地替老板罵英國人，不過口氣還是溫文爾雅地。

『英國人對待緬甸人，也是這樣的。只顧在鄉村地方修鐵路汽車路，好運他們的洋貨，到處行銷，人民的苦楚死活，他們是不管的。管的時候也有，就是你犯了他們的法律。』

『這裏頂煩擾你們開店的，洋官也知道是那些偷馬賊，但他却當做不曉得，偷幾匹馬，算得什麼事？你想他派兵來守夜。他們官家的錢，是用來僱暗探，專查你有沒

有私運軍火，有沒有陰着搗他們政府的亂。

『這裏要他派兵來，也很容易。只要是大幫匪人出現，交通斷絕，洋貨不能運到雲南，那馬上就是洋兵到了。從前，雲南地方匪多，洋貨去又退回，運不通，他們差不多要派兵去剿了，你說他們不熱心嗎？爲了他們自己的事，拚命都要去幹的。你的苦楚是你的，同他們沒關係，爲什麼要來管？』

洋官的隨從，只有張師爺才懂漢人話，現在張師爺既是這樣地拆穿西洋鏡，誰還放心地痛罵呢？於是，老板娘，老板的兒女，及一批來閒談的鄰家漢子，都在此時，盡量使用他們平日刻薄別人的術語，對着英國人，像箭也似地亂發，仿佛把仇敵紮成一個稻草人來射一般的痛快。

張師爺就在這罵聲盈耳中，爽心地吹着不要錢的鴉片煙。

要到黃昏了，一個野人兵，走來店裏，向張師爺講幾句野人話。張師爺便向在煙床上打盹的老板，拍了一吓。

「真是豈有此理，洋鬼子竟這樣的厚臉皮！」

「什麼？」老板睜大眼睛。望見了面前站的野人兵，白布包在頭上，腰間掛着長刀和手槍，雄糾糾的樣子。

「洋官派他來說，你養的雞，很肥大，要你再送一個去做晚飯的菜。」師爺末尾加一句，「真是厚臉皮呵！」

「媽的！」老板要罵下去。

「算了，不要爲了一隻雞，再生事端了。我們中國人還要在他的地方做生意呵，老板，你是明白人，」師爺柔聲勸着！

老板忍下去了，吩咐正在劈柴的我：「老洪哥，去把瘦黑雞捉給他！」隨即忿忿地嘆息了，「算是又被賊偷了一隻！」

嘴不讓人的老板娘便趁這機會報復說：

「不呀！選一個肥大的獻去，你們男子漢怎麼這樣氣量狹小！一兩隻雞，算得什

麼？」完全仿着老板在上午時教訓她的口氣，眼裏射出譏諷的光芒。

老板氣得手都顫抖起來了，然而回罵不出來，祇有睜大兩個眼睛，釘着她。

我把瘦黑雞捉來時，野人兵嫌小了，搖搖頭，兩手作勢比着說：

「格八，格八，^①」

「格你的媽！」老板粗魯地向旁邊六歲的小女兒大喝一聲。

她嚇得哭起來了。

張師爺首先嘩的一聲笑出來，大家也接着哄然笑了。祇有野人茫然的默站着，發出一種莫明其妙的微笑。

① 格八，野人話。是大的意思。

一九三一年七月。

我詛咒你那麼一笑

如今一想起那麼一付笑容，我還要狠狠地說一聲，我詛咒你！

事情的發生，原是有好幾年了。但印象太深，總使人不易忘去，雖然我是極願意在心裏埋葬了這麼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那時候，我正在野人山中的一家客店裏，做一名不三不四的夥計，過着半天苦工半天教書的日子。

每天日頭落山的時候，總有好些駝貨的馬隊，從山峯上面，帶着黃昏，走了下來，在谷裏的店家過夜。另外，隔不兩三天，還有干崖壩（雲南人叫做夷方壩）的擺夷婦女，尤其多的是農家少女，挑着本鄉的產物：像雞呀，鴨呀，鵝呀，蛋呀，果物呀，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夷地才出產的東西，經過這兒，也來在山家店裏，息宿一晚，才走到緬甸

北部的大商埠，八募去，換了些洋線，洋布，洋針，洋油，洋火之類回來，再行經過這兒，任下去，等待次日的晨光，才又同着朝霞一道兒去了。

她們成羣結隊地，走在三四天少有人烟的，全是原始森林的野人山中，當然也滲雜些男子，但男子比起女的來，總是爲數寥寥的。一隊差不多有二三十個人，每人的肩上都挑有兩個裝滿雜貨的竹筐子。那樣兒看起來，全不像漢人挑東西的辦法：竹筐子上拴着四股索子，索子繫在扁担的兩端。他們的呢，却不要什麼索子，只把扁担的兩端，插進竹筐子裏面，便挑起走了。像這樣挑着担子的隊伍，白天緩緩地走在羣山裏面，一路說着笑，一路唱着歌，勞倦和辛苦，便都給年青的銳氣征服着了。

正午，就把重鈿鈿的担子，放在坡邊的樹下，取出竹筐子內的鏹鍋，裝些菜和米，走到不遠的澗邊，淘洗乾淨，拿回來放在三塊石頭支成的灶上。同時，另一個女伴，已在路旁的林中，檢得一抱枯乾的枝條和落葉，笑盈盈地走來燃火。

飯後又重新登上熟識的旅途。同着蒼茫的暮色，一齊走進山村的茅店，鎮日的

勞苦，便和肩上的擔子，一同卸脫了。她們走進店子的時候，彷彿回到自己的家一樣，也不通知主人，也不做出客氣的招呼，只是笑聲，話聲，和着人影，一夥兒湧了進來，就急急忙忙，爭先佔據着好的房間，好的鋪位，然後，趕到廚房去，搶着水瓢，爭取清涼的水，一個個仰起脖子，咕咕地喝着，笑着。

我們的山谷，整天都是靜悄悄的，非常的清冷。尤其在正午之後，大家都要躺息一會兒，店門外也少有人行走了，這時就更見寂寥，竟連四周的羣山，都彷彿沉入了遠古的夢中。但當她們一從山上走了下來，山谷裏的茅草店子，就裏裏外外通換上了一種熱鬧的而又是歡愉的空氣。

這一隊漂泊的夷家女子，喝好水，息足氣，便各自拿着一條潔白的汗巾，到溪邊去洗澡去了。直到夜色埋着整個山谷，家家茅屋透出點點燈火時，才一面低聲唱着，一面絞着水濕的頭髮，帶着涼爽的夜氣回來。登時店家的院落裏，點綴起了堆堆煮飯的野火，同時瀰漫着憂鬱的，而也是快樂的歌聲。火光閃現着，她們微紅發光的面

龐，晚風吹拂着，她們滴落水珠的長髮，真像一羣魔女似的突然在夜間出現了，也可說是江中的水妖，林間的精怪，到來了罷。

對於這些夷家少女的樣子，似乎沒有誇寫的必要，不過我要略爲說一點，就是走過好些地方，看過好些民族了，但要像擺夷婦女那樣的清秀，確是很少有的。第一稍稍使我感到詫異的，是她們生息的家鄉——怒江流域，檳榔江流域（又名橄欖江及太平江）全是些烟瘴毒烈漢人不敢長住的地方，怎麼會長出這麼佳麗的花呢？大約在昆明吧，同時也在滇西的旅途中，都聽到這麼相似的話：

『到夷方麼？那危險，誰也不會回來了。』

自然要尋根究底問下去，而回答的話是：

『你說爲什麼？你會給那裏的女人抓着哪！』

意思就是說滇緬滇暹交界間，有一種夷人，女的要比漢人姑娘，好看些，容易誘惑人些。話雖是不免過份一點，但含義却有一部份是對的。

這些下山谷來過夜的夷家婦女，多半是——似乎簡直照例是：先到我們這家店子來。實在住滿了，才到老劉的店子去。其餘的店子，却很少有去住的。這並不是我們這家客店招呼客人，特別謙和些或是店錢少些。原因是，我們店裏的老板娘和她的大女兒，都能夠講三種話，也可以說是這小山谷裏的兩位語言學大家吧。老板娘在這兒學會了本地的野人話，同時又因為是漢人父親擺夷母親生的，自然漢人話和擺夷話，就非常熟練的了。她的大女兒呢，在語言學這一課程上，却應當算是她媽媽的得意門徒的。因此，那些遠地到來的夷方女子，爲了講話的便利，和又可以得着同族女主人和悅的招呼，便都高興跑來就宿了。

至於老劉的店子呢，他的女人是位野人婆，會說些擺夷話，但不甚精通，然而，比起那些連擺夷話也沒人懂的客店來說，也就算是外交上的人材，不見怎樣乏的了。所以，在我們店中住不下的擺夷，便也願意去宿夜的。

別家客店的老板，因爲缺少這種外交上的語言人材，生意當然減色了許多，常

常對這兩家的店子，尤其是我們這家的，一面搔着頭皮，發出這麼羨慕的話來。

『嗯，我有這樣一個老婆就好了！』

『半個也對哪……像老劉的！』

我的老板呢，也非常自滿的，以為有了這麼一個老婆，做外交大臣，這麼一個女兒，做着幫辦，自己簡直可以在這小山谷裏稱王了。不管那國的使者（各色人種的旅客）前來朝賀（息宿）進貢（給店賬）是一點也感不着外交上的困難的。

但有一次，進來一個買貨的客人，却在外交上，因為語言的交涉，竟然也惹起了一點兒怪有興趣的事情。

莫非來人是個啞子麼？不，還是精通三種語言的哩。你想哪，這不是很有趣嗎？這人也是住在山谷裏的，專門管理山中培治道路的事情，倘若山路上，有一塊地方，突然給山洪衝毀了，從八募到騰越去的駝貨馬隊，沒法兒通過，那末，八募的英國當局派人來查出了，便要責備他的。他是印度人，懂緬甸話和英語。但他叫野人下

山來修路的時候，却必然先要找個會講緬甸話的野人做工頭的。

一天，他到我們店裏來買東西，嘴裏說着緬甸話「姐伍」那個名子，他滿以為住在緬甸地方的人，總會懂緬甸話的。隨即看見大家莫明其妙，就用姆指和二指做個圓圈，嘴裏重又說着：

「姐伍……姐伍」

我們店裏的兩位外交人材，老板娘和她的大女兒，便把「姐伍」這個名子，費力地推測着。

「芒果嗎？」

老板娘覺得他平常一來店裏，看見有新下樹的水果，總要買一點的，所以便這樣說。跟着，就向門外的芒果樹，指了一指，看看這位印度人到底是否要那種果子。

印度人却搖搖頭，紅着臉，急促起來了。

「姐伍……姐伍」

連連說着，一個音一個音地吐出，手又做着圓圈圈。然而外交大臣的老板娘，也失敗了，誰還猜得出呢？

『我曉得了，我曉得了。』

做媽媽幫辦的女兒，猛然爆發似地叫了起來，拍達拍達地響着木拖鞋，跑進廚下去了。笑嘻嘻地端了一竹筐子洋山芋，又拍達拍達地跑了出來，高高地舉在印度人的面前，幾乎要抵着他棕色的鼻頭。快活地急說着：

『是不是，是不是，……你這啞巴！』

但這印度人還是擺着下巴，而臉却更紅了，不自然地微笑着，嘴裏想說話，却又說不出來，很着急。

滿以為爲準猜着了，却結果仍是錯了，她便異常的掃興，竹筐子軟拖拖墜了下來，尖起嘴，氣狠狠地直對着印度人罵：

『你要死了，印度鬼！』

自然他不懂得，但却明白在罵他，就現出非常難過的樣子。

『不要聽他的鬼話了！』

老板娘看見這已經上了門的生意，做不成，嘆了一口氣，便坐在一邊，敞開黑洋布的胸襟，扯出奶頭，塞在孩子的嘴裏，一而輕輕地搖着。

這位陷到絕境的，弄成又傻又啞的印度人，突然一吓子精靈了，便稍微俯下身子，蹲在地上，把兩腕平伸了起來，鳥兒拍翅似地扇着，嘴裏做出這樣的聲音。

『過得兒果，過得兒果，過得……』

同時，又把右手往屁股上一摸，仍然用手指做個圓圈現了出來。

『雞蛋呀！雞蛋呀！』

大家哄地一聲，荷荷地大笑。

端着竹筐子，正悶着氣的人呢，也笑得把洋山芋倒了出來，骨碌碌地遍地都滾去了，她的小弟弟和妹妹，就快快活活地趕着去捉拿。

老板娘眼淚也笑了出來，一面叫着。

『天呀，天呀。』

一天到晚都躺在床上吹烟的老板，這個國王呢，也笑得從寶座上坐了起來，很有精神地喊着。

『記着呀，你們記着呀……呀，剛才說的是「雞母」嗎？』

連自己也記不大清了，却還在正經地吩咐人家，便小了聲音，改正道：

『該是「雞鳥」吧？』

一面抓抓自己的頭皮。

『雞母……雞公嘞！』

正高興着的老板娘，就回頭打趣老板來了。

『你……哼，你多懂得喃……人家買芒果嘞！』

老板偏一偏頸子眯小眼睛，也高興地打趣過去。

這事以後，小孩子們一看見這位印度人走來，便遠遠地站着，笑嘻嘻地喊過得果了，有時還故意蹲在地上，拍着兩手，學他前次下蛋的樣子。這位被叫做過得果的印度人呢，就只有不好意思地，難爲情地笑着。

後來，他偶然知道我是懂得一點子英語的，便在買東西的時候，就叫我來解決他的難關。比如他一進店門，就喊着：

「姐馬！姐馬！」

馬上覺得不生効，便趕忙找着我喊：

「Hen！Hen！」

經了我的說明，才把緬甸話的「姐馬」和中國話的「雞母」連繫起來，而他要的東西，也就毫不費力地得到手了。

因此，一有關於外交上的事情，他總要來拜訪我這位掃馬糞的夥計的。而我也時要跑到他那裏去借點書來看看，像緬甸神話印度故事那一類的英文小冊子，

他是藏有好些的。

在我們老板統治下的這個小王國裏，我也漸漸能在外交上站得一點子地位了。老板娘和她的大女兒呢，也慢慢地由我的從中翻譯，就逐次懂得好些。由那位過得果所說的緬甸名詞了。有些時候，竟然不要我的斡旋，也能夠把過得果的外交，馬馬虎虎地應付過去。

至於我們的國王，這位老板呢，在語言這一課程上，却只有永遠地做了個劣等的學生。像老板娘就儘可以教會他的擺夷話和野人話，而且滿應該說得很流利的，但他却除幾個擺夷話的名詞而外，什麼也不會說。見了店中過夜的擺夷女子，就僅會放些「黃腔」。像有些晚上，遇着她們煮好了飯，沒有把院子裏臨時搭成的野灶撤去，他便氣呼呼地叫了起來：

「小「蒲騷」你們磚也不弄開，就去「景好」嗎？」

弄得那些圍在油燈下面，正在吃飯的女孩子們，莫明其妙地抬起頭來，怔怔的

望着，筷子不動地啣在嘴裏，直到他的大女兒拍蓬拍蓬地響着木拖鞋跑來，笑着說，這是講小姑娘們磚也不弄開就去吃飯的意思，大家才笑了起來，有的竟然笑得飯也噴出。

老板便在譁笑聲中「媽的」罵了一聲，就紅着臉躲開了。說到過得果和他直接發生了外交時，那就非找我不行了，因為到現在連他喊着「記着呀，你們記着呀」那一個緬甸人叫雞蛋的名字，都還弄不清楚哩。

有一個深夜，我已睡着了，却被老板輕聲地叫醒（往夜總是大聲地呼喝着的），我就趕快翻爬起來，抓着床邊照常放好的風雨燈，預備點燃着。因為我以為由山裏接到馬場的竹澗，大約又被落葉塞住，山泉不能流來，馬又沒有水飲了。這須得提着風雨燈，爬上山坡的林裏，走到泉邊去清理一吓子的。像這事情，隔不幾夜就會發生，所以風雨燈總常常放在床邊的。老板見我要點燃風雨燈，就阻止我說：

「不，不……印度人說什麼？……嚇嚇，不曉得他要什麼？……這真是討厭的事

情，嚇嚇。』

老板用好聲音央求着我，又像在獨白一般，印度人要的什麼，他彷彿早已會意一點了，但又不願對我表明似的，只是嚇嚇地微笑着。

把我從甜美的床上叫醒，却並非爲了職務上應做的事情，我是怪不舒服的，然而，聽着是在央求，也只得尾着去了。

印度人在對面那一系列屋裏等着，身子正像死屍似地攤在老板的烟舖上面，只有兩隻還是活着的手，却在緩悠悠地燒炙着鴉片的泡子。清油燈映出來的面孔，棕黃色裏透出紫黑的顏色，光景像是喝過不少的酒了。

旁邊坐着一位年青的歐洲紳士，裝束是翻領的白色汗衣，短的黃斜紋布褲子，長毛襪，黑皮鞋。手裏握着手電筒，正把電光一下子放出，一下子關閉，那麼地玩耍着。樣子自然全是歐洲的模型製出的，只是一頭光溜溜的短髮，却是東方人的黑色，看起來大約是白種人和印度人的混合兒吧。

印度人勉強向我笑了一笑，並不說明叫我的用意，却對那歐洲紳士說着我所不懂的印度士坦里話，隨即那位歐洲紳士帶着命令的語氣，直對我講：

『I want a girl, boy!』

舌頭弄不靈活似的，吐音極其僵硬，像也是喝醉了的。

聽着這樣的話，我生氣了，忿忿地望着印度人，他却把眼光低了下去，射在一邊，略略感着窘迫的樣子。

回頭看看老板，老板向着我微笑，又把這微獻給歐洲紳士，而且更要做得諂媚些。真奇怪哪，這位語言學上的初等學生，怎麼會懂得那意思呢？呵，也許是，那過去的經驗已經告訴了他吧。

但我仍舊翻譯給他聽了，却帶着埋怨的口氣。

『真怪了！他向我要女人……我有什麼女人……我又不是開鑿子的……』
『他們就是要那些擺夷女子囉……』

老板用嘴巴往那些客人睡覺的房間一指，輕聲地說，做出很懂事的樣兒。隨即補了一句，意思是叫我識相一點兒，莫要在貴客的面前現出那麼不好看的嘴臉。

『不好得罪的哪……這是八募官家派來查路的人……在這裏開店子，唉，真是……』

不再往下說了，苦惱地嘆口氣。

我按下了忿怒，稍微放軟聲音說：

『是不是叫我替他去找一個……』

老板點點頭。

我却很生反感的說：

『這樣的事，我不會做，不會，不會……我又不懂擺夷話……叫老板娘不好嗎？』

最後一句話，簡直是硬着頭皮說的。

『噫，噫，這是什麼話！什麼話……』

老板立即大發脾氣了。就把外國人手裏的電筒抓着，口吃地說：

『來，來……大人，我，我引你去，我引你去。』

馬上一個悲痛的意思，子彈也似地打進我的心頭；難道竟眼睜睜地望着那些可憐的夷家少女，讓人活活作踐麼？看看睡着的印度人，全不說什麼話，只是閉起眼睛，擺着青色的下巴，他也像我的老板似地，陷到無可如何的境地了。

都是沒用的傢伙！我心裏惡毒地罵着，同時，燃起了憤恨的火焰了。這打掃馬糞的，侍候客人的倒楣事情，也不想再做了，今晚上痛痛快地揍那洋鬼子一頓，當夜或者明早就跑回中國去。但想到把禍事丟給這家子和那印度人，又覺不忍。而且又使我那三個可憐的小學生，弄到老虎的嘴上去，却更令我心上不好過。因為他們太天真了，從不會把我當成小夥計一樣地看待過，總是像對先生那般地敬愛着。然而，閉着眼睛讓那些在生活上辛苦奔波的夷家少女給人蹂躪麼？這於我，又是不可能

的！絕對不能夠！於是，我突然向老板和那洋鬼子追去了。

但並沒有揮起拳頭，却只把老板手裏的電筒抓着，急促地說道：

『還是我來好了！』

『嗯，嗯……』

老板依舊現着大不滿意的樣子，但也不說什麼話，就把手電筒交給我，很快地便抽身轉去，那樣子，宛如是在說，倘若和那些擺夷姑娘弄不上手而又鬧起來了的話，那是不關我的事的，因為這是你自己甘願做的哪。

於是，這一件丟臉的不愉快的工作，便全放在我的肩上了。但我這時的心上，却非常地平靜，因為應付這事的計劃，已經一下子佈置在腦子裏了。走到那些擺夷少女睡的房間門口，我驀地站住了，立在洋鬼子的面前，靜靜地問：

『What do you want?』

意思是想使他小小生點氣，故意裝做不懂的神情。

『I want a girl—beautiful girl!』

雖然仍舊是不靈活的口音，但却變成急迫的懇求的語氣了。彷彿一個誠實的可愛的孩子，在大人面前要糖，而現出歡喜的光景在說：

『我——我要一塊糖——好吃的糖。』

並且 Boy 那一個使我不高興的稱呼，也取消了。

『All right!』

我冷冷靜靜地笑了一笑，便帶着謙和的口氣，簡切地說一聲，就帶着他去找好看的姑娘去了。

旅客住屋的門和壁，就是全山谷人家的門和壁，都是苦竹片子編成的，第一取其縫隙多，容易通風透涼，同時也因為遍坡遍山叢生着矮樹竹林，便於砍取，且好修造茅屋的原故。我掀開了竹笆門，手電筒的白光，就引了我們進去。屋子裏原是用竹子做的大床，組成連間舖的樣式，緊靠着竹笆子的壁頭。擺夷的男男女女，就通通亂

躺在上面。不過，兩人之間總是隔有一挑雜貨擔子的，彼此的身子都各有秩序地伸着，誰也不會挨擠誰的。她們都靜靜地睡着，響着甜美的酣睡的鼻音，沒有一個醒了的，抬起吃驚的頭來。幸福的旅人喲，我們這兩個闖入者，要來踏碎你們的好夢了。這樣歉然地想着，足步便自然而然地輕了起來。但看着這位醉了的歐洲紳士笑欣欣地啞着嘴的貪饑神情，背皮卻打起冷瘃來了。

事情已到這步田地，是無可如何的了，只有開始尋找美麗女子的工作。然而凡是遇着盤毛辮子，纏黑綢帕子的少女的頭，我就很快地把電光擺開，不讓這位饑涎欲滴的紳士瞥見，只是半帶報告半似鄙夷地說一聲。

『Old Woman!』

遇着圍有尺把高黑紗帕子的中年婦人的頭（擺夷女人大約是處於熱帶的原故吧，三十來歲的光景，便蒼老起來。）就把電光在那不十分好看的面孔上，停個一二分鐘，且使他注意地說道：

『Here is a girl.』

這位歐洲紳士便將又尖又長的鼻子伸了下去，但在朦朧的醉眼中，也漸漸地鑑別出來這是不夠美的。鼻子裏哼出一聲No，就失望地抬起頭來。隨即憂鬱地低聲唱着：

『Where is she? My sweet girl……』

照見包着黑布帕子的男子的頭，電光便在那粗燥的臉部上面，遊戲三四分鐘，讓這位心急的紳士飽飽地看個夠。同時利用他那醉了的胡塗心情，便略帶打趣的調子問：

『Is she beautiful?』

『No, No, No, No, No, No,』

鼻子裏發出一串獸也似地叫聲。隨即抓着我的肩頭亂搖，粗暴地笑着，強烈的酒氣，直衝我的鼻子。

『Ha-Ii-Ha, Chinaman! Ha-Ii-Ha.』

我想他一定還沒有認出這是男子吧，原因是一則醉眼昏花了，一則想不到世界上竟有這麼樣的旅館，不相熟的男女會睡在一張大床上的。他的嘻笑大概是奇怪我怎麼會發出那樣的愚問吧了。

這樣遊戲了好一陣，每個房間都去玩過了，終於沒有找着一個好看的姑娘。當然的，這位歐洲紳士是非常的頹喪，嘴裏就仍舊憂鬱地哼着他那老是哼不完的歌子。

『Where is she? My sweet girl!』

我却高興極了，愉快極了，簡直想跑上山峯去，大叫幾聲，讓山澤林莽都知道我的快樂呵。

但他的貪慾的火餒，尚未熄去，無論如何，還要到別家去遊獵，我也趁一時的歡喜，便率性去玩個痛快，就帶他到老劉那家店子走去。

屋外的馬場，浸在清清冷冷的月光裏面。地上散亂地點綴着淡黑色的馬的陰影，到處都響着牙齒磨着稻草的聲音。不時，在稍遠的地方，間或有馬在作聲地噴着鼻子。稻草的乾香和着馬尿的濃味，隨着微微吹拂的夜風，一陣陣地飄來。

露天下燃着的火堆，已沒有熊熊的光輝了，但那紅紅的餘燄，却還留着；馬哥頭捲屈地睡在側邊，簑衣和月光溫柔地蓋在身上。犬兒聽着我們的足聲，狂噪地吠了起來；睡在地上的主人，翻起身，粗暴地叱責着。我向他作了一個有禮貌的問訊，便輕輕地走開了，犬兒依舊轉去，平平靜靜地伏着。

圍着馬場的竹籬外面，睡有滇緬通商的灰色大道，蜿蜒地從羣山裏面伸了下來，又蛇也似地爬了上去。路邊蔓延着的含羞草上，流着三兩點暗綠的螢火，用電光觸去，牠們便沒入草間了。

電光射入坡上黑鬱鬱的叢林，枝頭夜宿的小鳥，便慌慌張張地叫了起來，抖着眉峯一樣的翅子，紛紛散入月明的空際。一會兒，便重歸靜寂了。四周藍色的山層，靜

悠悠地熟睡着，月光的素足，在牠們的身上踐踏過去，也沒有絲毫覺着的樣子。

只有峽裏由中國奔來的檳榔江，還在深夜裏獨自兒雄壯地歌着，彷彿逃出故鄉，遠來異國，正是非常快活地，高興地。

竹壁縫裏透出了老劉家的燈光，我們這兩個尋覓美麗女子的夜遊人，便掀開竹篋子門，走了進去。油燈下面做着鞋子的野人婆，黑布高包頭和大耳環的陰影，正粗大地畫在竹壁上。抬起頭來怔了一怔，等我招呼之後，才微笑地用漢人話問：

『做什麼呀！』

一面打量着站在我側邊的外國人，就稍稍流出了驚訝的神情。

『他要查一查這屋裏人，有沒有爲非作歹的。』

我忍住了笑，故意打起很漂亮的官腔，嚇嚇這位平日橫蠻的女人，同時也想遮掩着這件丟臉的事情，使人家不會知道起來。

『嚇嚇嚇……』

一通帶着怪樣的笑聲，響在後面。回頭看，不知幾時老劉就已經站在我們背後了。他向我吊下嘴角含意地一笑，彷彿是在輕蔑地說——可尊敬的年青人哪！怎麼你也做起「牽馬」的事來？一面怪不高興地說道：

「這一晚一個擺夷女人也沒有來哪！」

不用說，他又像我的老板一樣，預先懂得了，跟着很生氣地說：

「你們店裏不很多嗎？」

看着這樣的笑容，聽着這樣的冷語，頓時把我氣惱壞了，簡直像是靈魂上重重地着了一鞭似的。

「干我屁事，人家是來檢查的哪！」

紅漲着臉，勉強這麼抵了一句，手電筒塞給外國人，便氣狠狠地獨自抽身走了。到了店裏，向印度人交代之後，就去睡覺，一面脫衣，一面突然想着：

「這不對哪！」

但一記起老劉剛才說的。

『這一晚，一個擺夷女人也沒來哪！』

便安靜地睡下了，雖然那麼一付笑容會使我不舒服了好些時候。

第二天早上，我在馬場上，一面打掃馬糞，一面就從樹蔭疎處，向老劉的門前望去。糟糕透哪！昨夜在他店裏宿夜的擺夷女人，正一個一個地挑着竹筐，在門邊芒果樹蔭下，現了出來。大家沉默地走着，彷彿送葬的行列似地，已沒有往日動身時應有的朝氣了。內中有兩個十六七歲的擺夷女子，則更是低低地垂着頭，軟弱無力地拖着足步，彷彿還留着夜來低泣的樣子。

我心裏很是難過，想着，希望着：昨夜該沒有那麼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吧！但願她今朝的不快，是由於女伴間吵了嘴，罵了架，或是互相揪着頭髮，打過來的。

然而，不到吃早飯的時候，這曾經的確在老劉店裏發生的悲慘消息，就像晨風似地吹遍山谷中的每一個茅屋了。

老板一面吃着飯，一面說着這件事情，隨即帶着譏諷的口氣總結一句道：

「不曉得劉老烏龜昨夜又得了多少錢……哼！這個老傢伙……」

他搖搖頭，好像道學先生一樣，大約昨夜央求我的事情，今朝業已全然忘記了吧。

「損陰喪德哪」老板娘起初聽見老板說，就這樣罵了一句，現在聽完了，又重復這樣嘆了一聲，接着說道：「幸好沒有在我們這裏。幸好……你的眼睛瞎了哪！突然看見她的小女兒挾菜的時候，把袖頭拖在油湯裏面，就這麼轉了話頭，

「這還不是一樣的麼？」我接着這樣地想，却沒有說出，無味地吃了兩碗飯便悄悄地走開了。

一面掃着馬糞一面難過地思索着：昨夜做了劊子手的，不正是我嗎？倘如沒有老傢伙的那末一笑，或者我能老着面皮毫不動氣的話，事情不仍然遊戲似地輕輕一渡過了麼？沉重的磚塊，壓上我的心頭了。

但是，內心的苛責，還正擔受不起的時候，却又加添了外面可怕的謠傳：昨夜劉家的洋人是我引去的，並替他傳話，威嚇着那兒過夜的姑娘。

這一來，我更生氣，更發惱了。想着那些辯解不了的謠言。那兩個受污低泣的少女，便簡直恨老劉極了，無法減少心上的苦痛時，見着人家含意的微笑時，就只有忿忿地大罵一聲：

『老鬼哪！我詛咒你那末一笑！』

如今想起來，我是怎樣的一個懦弱而又好動感情的人呵！倘若那一夜把那色鬼痛打一頓，跑回中國，或者不顧譏笑，堅定下去，那末現在我的心上一一定是清爽無垢，而也不會覺着痛苦的。

一被這件不愉快的往事，苦惱着的時候，除了切齒地罵一句『我詛咒你那末一笑』之外，不禁要想起那些勇敢的堅毅的人們而羨慕地說道：

『你們是有福的了！』

我們的友人

老江這小夥子，近來常到仰光附近的各個小城市，替人做偷賣鴉片煙和嗎啡的勾當。這勾當，倒給了他適宜的好處：瘦黃帶黑的臉，竟小小胖了。然而，附帶這好處而來的，是從各個小城市的緬甸女人身上，惹起一點點不好向人說明的那一種瘡。

當這瘡惡毒地刺噬他身體的時候，便不得不留在有宏大醫院的仰光從事養息了。然而，他在仰光又沒家，且要每天照常吃飯，錢呢，在各個小城市賺來的，早就由那些或明或暗的賭攤，送進別人的荷包裏保存着了。那些大規模販賣毒貨的大肚子老板呢，看他補手熬着痛苦的期間，只以爲他這傢伙懶，絕不憐憫他施濟一點點。乾脆點說，留在仰光，就是餓肚皮。

然而，幸好老江還認識我們，但我們每次也就夠受他的麻煩了。因我們幾個失

業的漢子，合租一間市外的矮小房屋，正過着缺少愉快的艱澀日子，再添一張漏洞似的嘴巴，支持起來，真難。

但他終於來找我們了。起初照例並不談到來的本意，只是笑着像小孩子似地講他在每一個小城市的奇遇，如像說：

「呃呃，紅毛鬼，真像騷羊！有一天，我在醫磅的街上遇見一個醉得偏偏倒倒的紅毛鬼，攔腰一抱，就把對面來的一個緬甸姑娘，緊緊摟着，吐起嘴唇，對着嫩臉上像蓋印一樣地亂蓋。那個姑娘嚇個夠，像殺豬似地叫起來……」

都知道我們過的是艱澀的日子，因此來往的人，自然少。在這寂寞的時光裏，對這帶着許多新鮮事件而來訪的老江，就並不過份的討厭，有時竟使我們沉悶的生活上煥染了些活潑的氣象。雖然他的身上不時揮發出西藥的臭味，但大家的注意，都應用在新奇事件上面，也就不介意了。而且，當他講着奇遇時，我們——尤其是我，總是迫不及待地愛插嘴。如剛才舉出的那一段新聞，就有我如此的驚問：

「那裏的警察在睡覺麼？」

老江因我這樣的問詢，似更助長了高談的勁，便像勒着馬一吓再奔馳似地答復：

「警察麼？紅毛鬼的狗哪！站在旁邊笑，伸手拉拉就是了。」

又繼續有勁地說下去，或則滑到另一個動人的事件上面。直說到該燒火煮飯的時間，還不休止，於是就留着吃飯。他一面噴着口沫地說，一面便來幫着生火洗菜。吃了飯，他爭着去洗碗。廚下的東西，碗櫃，菜板，飯鍋，鏟子……都給他收拾得很乾淨。久沒有切魚肉而鏽滿了的菜刀，也沾了光，磨得透亮。同時就誇着他煮飯的本事：從福建一個有名的師長還在山裏做匪頭的時候，便在他部下煮飯起，一直到仰光回教店裏煮飯，被主人發現是假回子而遭逐的時候止。這又是豐富的動人的寶藏。

偶然看見他在不經意地抓着兩腿，便惹出我們會意的笑來了。他就窘迫地回答一個微笑，隨即罵着與這抓癢有關的人：

『老緬婆娘，壞的多，你在河裏澀水，她也敢朋統一聲跳下來洗……』罵了一陣，他就用一種真誠而多經驗的眼光射着我，說：

『我勸你不要再學老緬話；我就因懂得話弄糟糕了。』

我想找工作而學本地話的心，非常切。每次遇着這常同緬人厮混的他，總把許多事物的名稱，和應酬上的用語，問個夠。而他也很不憚煩地翻譯給我聽，直使我流利地上了口。這時，便反問他：

『你不懂老緬話，會做你那好賺錢的生意嗎？』

他沒話說，含糊地笑了。

於是他的抓癢，就像忽有理由似地，趁勢放肆起來。

『還是到醫院去看看吧！』

我們應景就吐出這樣的話，便激起他的感情了，他罵着小城市裏醫生的糊塗

……嘆着仰光沒處住的苦處……

他的父親，據他說是個貴州人，跟做官的當僕役，到廣東的大城市裏養了他。後來，他做了孤兒——這事連他自己也很渺茫，竟流落在福建南部的山裏，匪的隊伍中混過好些驚慌和歡樂的日子。四年前同些苦力漂到南洋；炙熱陽光下的鹽水海邊，他赤裸着身體搬過輪船上的貨物；鮮綠朗澈的人造森林裏，他唱着猥褻的小曲，取過膠樹的汁液，一度到日前去小城市裏走動，過這輕鬆而不十分安全的時光。他這些歷史，我們聽過好多次；實則也是我們高興聽，他也就不憚重復地說了又說，因此，目前他訴的苦楚，雖然覺得他是自討得，活該，但想到這從苦難中掙扎出的一個年紀還不大的青年，把健壯的好身體，陷在沒法挽救的那一般田地，總不能裝出毫不關切的樣子，像在對待一個陌生的偶來訪問的人。於是從他激動的感情裏流露出的那些話，便在我們的臉上引起相當的變化了。

由罵而嘆的結論，他自然又來了這一套：

『讓我養幾天飯好嗎？病好，我就去了。』

我們厭惡他那抓癢的手來淘米洗菜，作爲拒絕的理由，還算小。最大的，是我們處在沒工作的窮苦中，沒力量顧到另一個可憐的了，然而，在我們猶豫的臉色裏，他又加上了悽寂的眼光望着。

誰願意眼睜睜地看見一個熟人，站在面前苦痛地快要滾出懇求的淚珠呢？

於是，我們就勉強地答應了。讓出屋的一角，作他夜裏安息的地方。

炒菜煮飯，還是我們做，跑街買菜，就由他擔任了。

每天早上老江到市裏的大醫院看了瘡，便買了價錢不多的一籃菜回來，做正午十二點鐘才吃的早飯。該買菜的錢，總在頭一天夜裏先給他；因爲替我們管賬的那一位，照例要睡懶覺的，不高興別人以索菜錢爲理由，一早擾了好的夢。這先給菜錢的機會，大概就使老江燃起了一點野心。晚飯吃了，他拿着錢，就悄悄地走了，點多兩點鐘後，便不動聲色地走了回來。這一層，我們懶注意得；原因這屋裏的幾個漢子，素來就誰不管誰的行動。但他一進門後，金花牌的香烟，便由他笑迷迷地給我們手

上各插一枝，大家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抽。只有我缺少這本事，退還了他。我就默想着，說不定菜錢生了問題。但第二天老江提回來的菜，並不減色，照錢估計起來，似乎太豐盛了。於是大家便作一個很有禮貌的稱贊：

『老江真會買！』

老江就擺出一個老跑街的架子說：

『這算得什麼？』

同時放下菜，又向人散了一通烟枝，紙盒上的標號，却換成一隻翹起鼻子的大象了。衆人依然不好問烟的來歷，一面吸，一面劈柴的劈柴，洗菜的洗菜……。

這傢伙，哪來這多的錢？我腦裏浮起這個疑問。

飯吃了，沒事做，照例同他開玩笑，我們中的一位問：

『那裏還癢麼？老江。』

老江把眼睛鼻子縐在一塊兒笑。

『癢倒不癢呢，打針的地方，真痛！』

同時用手輕輕摸腿子，像探險似地不敢隨便落下。

『活該！誰叫你胡鬧？』

『嚇，不痛的時候，不由得你不胡鬧。』老江竭力設法掩飾自己的短處，『唉，一個人總是自己搗自己的鬼哪！你們看，叫化子真不要臉麼？也要呀，可是那肚皮搗鬼時，也就顧不得誰張着嘴向他笑了，人人都是一樣，明知道有些事來不得，可惜忍不住呀！』

我們講話素來是亂七八糟的，往往丟棄了正題不管，只抓着旁的枝葉去爭辯，如上面老江建築的那一座自衛砲台，我們中便有人不向砲台自身進攻，却開槍兜頭痛擊那拖來做援兵的叫化子。

『叫化子本來就不要臉——我就斷不會弄到那樣糟，伸手向人喊太太老爺的。』

老江便立刻脫了重圍，只代叫化子盡義務來反攻了：『可是哪，肚子餓了怎樣辦呢？老哥。』

『去作工找飯吃！』對方毅然招架。

『喂，找不到工作呢？』老江帶着諷刺的微笑。

『呃……』對方的槍眼，大約打溼了。

『我問你，你能忍着活活地餓死麼？眼睜睜地就讓手足硬了麼？你不願做叫化，是的，那使你太難過，但也不由你不去幹壞事呀！』老江像在開機關槍。

於是，我們中的另一位，便殺出來助戰：

『幹壞事就會丟你的老命哪！』

老江毫不畏怯，擺過槍頭就射：『丟命有那容易？真的就丟了命，他也是個飽死鬼哪。你白白餓死，才真叫做活該！』

這砲彈，真足以擊碎我們的陣營。因我們怕餓飯的念頭，一天天地在腦裏放大，

早已壓碎着每一個人的靈魂了，更加聽着這餓和死聯在一塊組成的驚心嚇目的字眼，多胆寒呀！

老江在暫時沉默的空氣裏，又像得意又像嘆息地說：

『我不只想一回，立心要做一個好一點的人。咳，總做不成……』忽然變成粗大的聲音罵：『都是爲了你這傢伙好搗鬼呀！』一面用手打他那漠然不理一切的肚皮，如同打一個頑皮的孩子來作玩一般。

『但我看你並不壞呀。』我們中的另一位趁勢譏諷他。

『嚇嚇！』老江故意做出很得意似的：『不要見笑。老實說，好壞真弄不清楚，你瞧，好些沒飯吃的小雞蛋，還想和我學乖哩。』

『收住學乖？跟你生洋梅瘡麼？嚇嚇！』

就這樣你一嘴我一嘴地，把一個下午的時光安置在說說笑笑的空氣裏面了。每天晚上老江照例要出去玩一兩點鐘，回來總笑迷迷向別人手上插香烟。而

每天早上的一籃菜，也是照樣令人覺得過於豐盛。但到第六天晚上遲遲歸來的，他既不散烟枝，也不笑迷迷的了。只悶坐在屋角裏，想心事似的低着頭。別人正講一件目前有工作機會的事情，心裏都滿溢着如同犯人有出牢希望的歡樂，無心留意今晚改了樣兒的他了。只有我愛關心這令我動疑的異狀：

「怎樣？是今天打的針，作痛了嗎？」

「呃！」

我細察他的臉色，分明不是痛，而是焦燥不安。便又問：

「遇着什麼事了嗎？」

「呃！」

等一會，他拉我到屋外的階邊，並肩坐着低聲說：

「真倒楣，一出街就碰着那個東西！」

「誰？」

『一個鄉下姑娘！』嘆了一口氣，又繼續說下去：『從前在芒果林裏，同我睡過覺的。今天來大金塔拜佛，一頭就在河濱街碰着倒霉的我，正沒錢，打算眼睛掉開。唉，她才看見了，一把拉着我的手，「阿哥幾……」』●喜歡得說不出話來了。哼，沒法，這一來就不由得不請她吃點東西，糟糕，明天的菜錢化光了！』沉默了一會，絕望似的說下去：『你們知道我是這樣地亂來，那肯再留我呢？』』

我一邊聽着他的話，一邊望着天空裏藍色光輝的星點。待他憂愁地說完，便看下一下他那垂頭喪氣的側影，心裏就想脾氣不好的他們，對這可憐的人兒實在會發生不利的。好在我自己還剩下一點錢，便把該買一天菜的那個數目替他暗中補上了。把錢放在他的手裏時，並說不用他還，怕他心裏不安，就安慰他說：

『你教我那麼多的老緬話，這就算敬你的茶錢，』

● 阿哥幾，緬語，大哥之意。

他帶着惶恐不安的聲音說：

『我實在是個壞蛋哪！你給我……』

終於顫抖地說不下去了，在這屋外沒月光的天空下面，真分不出他的臉上起着怎樣情感的變化，而我只高興地揶揄他：

『這樣同你要好的女人，有多少？』

『不多，十來個。』

他像極老實地答覆，我就順手往他肩上輕打了一巴掌，笑着罵一聲。

『真是壞蛋！』

隨後有一天的早上，換洗衣衫的時候，發現衣箱裏僅有的三個盧比，早已失落了一個。同居的都是合得來的朋友，箱子全是照常不用鎖的，而且從來就沒有過打失東西的意外發生。目前除了外來的老江該處在可疑之列，還有誰呢？他底不由得的理由，和不由得的主張，實也是供人起疑的好證具。我就把箱子加了鎖，緊妨第二

着。但他買菜回來了，樣子很泰然，我也沒多大理由該向他發作，又怕錯怪了人。同時，說不定我們中的一位抓去應急了，偶然忘記告訴我吧。我只有不愉快地洗着我的衣衫。

這一天，吃了十二點鐘的早飯後，老江便匆忙地又到仰光市裏去了，像那兒正有要事等待着，他吃飯的時候，就見他比平時吃得快。直到晚間之前，他才帶了一臉的歡笑回來，似乎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並說着明天就得往別的小城市去重營他的勾當了。

晚上睡覺，忽發現枕頭下面放着一個白亮亮的盧比，我驚異了，抬頭望望每一個同伴的臉，只有對角落裏躺着的老江，向着我現出不好意思的微笑。我明白了，便笑着罵：

『壞蛋，你這搗鬼的傢伙！』

他忙伸出一根手指在嘴唇上一比，意思叫我不要聲張。我看見他那羞澀難堪

的紅了耳朵的臉，便笑笑忍住了。

第二天，當他動身的時候，我打趣他說：

「喂，去找你的姑娘嗎，當心你的瘡哪！」

他狡猾地笑，說：「哪有那樣多的姑娘，這樣痛，誰要我？」

「不是前幾天還有個拉你的手嗎？」

「噓，要聽進去哩！」

「什麼？你這壞蛋！」我揚手要打。

他連忙笑着朝後退，同時望望有沒有別人注意他，便小聲說：

「真該罵！有了錢，由得不去賭呀。你們的菜錢，我輸光了兩次，好危險！」

我恍然大悟了，便罵：

「哼，是的，兩次一次騙，一次偷好傢伙。」

他忙拉我到屋外去，現出孩子似的苦臉央求：

『請你打我好了，打吧，除了有瘡的地方，隨你手的便哪。』

『打你，弄髒了我的手！』我仍生氣地罵。

『賭錢，真不好呀！』他悠悠地嘆着說：『竟得罪了我的好哥子！』

『一點錢不算得什麼，爲甚你不直說「我輸了」，偏要騙人偷人呢？』我對着他的臉忿忿地問。

『你不是常常見着就罵我不該賭錢嗎？哪裏還敢說輸呢？』他的臉浮着悲痛的顏色，靜一會，又哀傷地說下去：『呃，我的瘡還沒有好。今天看見你的箱子上鎖，我就難過得很。忙跑去找我的老板，說我要去做生意了，使得着一個盧比的路費，才拿回來悄悄地放在你的枕下。唉，我只有忍着痛走了！』

看見這可憐的人吐出可憐的聲音，我便不由得不轉成另一種的心情原諒他！他走後，每天再買不着他那樣一籃過於豐盛的菜，而衆人也不能再從他那個笑迷迷的臉面前接着好烟抽了。

我的愛人

兩個閒得無聊的朋友，真討厭，竟尋起我的開心來了。偏把一個毫不相干的小女人，聯在我的身上，硬派爲我的愛人；他們兩張嘴巴一齊說，全不由我分辯。結果，我生氣了，連不十分入耳的話，也回敬了過去。不過平心靜氣地想想，他們的無理取鬧，也不是憑空飛來的。因爲我一聽到那小女人唱着悽婉的歌曲，總不知不覺地，在臉上，口上，流露出悲惻的心情。

這可笑而又可惱的事，是發生在印度洋邊的仰光 Lockup 裏面；我同兩個朋友都因犯了印度政府的第X條法律——據說是犯了危害當地政府的罪，被英帝國主義請了進去。那時正是一九三一年的初間。Lockup 內的房間，滿漂亮的，電燈和西式毛廁，通不缺少，同我在仰光郊外亞弄區住的緬式屋子一比，無論如何，我的

物質生活，總算是大大地跨高了一級的。不過住久了，也討厭，何況又缺乏生活的要素——自由呢。大概因為三個中國人都是政治犯的原故吧，一進去就同別的囚徒隔開；於是一間屋子，便成了我們三個人佔有的世界了。而三個人，在外面，就彼此怪熟悉的，因此，處在這個無聊的世界裏，便簡直找不出一點新鮮的有趣的故事，拿來掛在嘴上。大家只有卽景生情地在對方的身上，裁誣一點令他笑也不是氣也不是的趣話。我們就這樣地把整天整天的好時光，全放在互相打趣的遊戲裏了。

另外還有一點高興的事情，就是每天午飯後，看守的印度鬍子把鐵欄門打開，讓我們到屋後一條露天的過道上散散步。仰頭看看藹然可親的藍空，總是喜歡得高舉兩臂，想把鮮美的空氣，完全吸進肺裏。有時望見一隻不知名的飛鳥，閃着黑的翅子，在晴明的空中掠過，飄渺的遐思，便好像給牠的雙翼載去了。寂寞的心地上，跟着泛起了淡淡的鄉愁。

過道對面，排立着些較少的房間，簷頭垂着疎疎朗朗的綠葉籐條，門上掛着

Female Cage 的黑漆木牌。這，打動了我們好奇心，每次散步時，纔要悄悄地立在窗下一會兒，打算看看裏面的女囚徒。但每一間都是陰沉沉的，只裝滿了冷寂，沒有半個人影。

有一夜，忽然 Female Cage 那邊傳來了女人的歌聲，正坐得乏味的我們，便一齊給歌聲擒住了。屏着氣，聽下去。

.....

呵，我認清了，你們是誰呀！

把我丈夫殺在芒果林裏的，

可不是你們這些毒蛇嗎？

茅屋也給你們放火燒了。

如今又把我捉拿，

請，要打就打，要殺就殺。

你們這些毒蛇呀！

一個印度鬍子大聲喝止着，歌聲如同胡琴斷了弦一般，立即停止了。

「真是一個可憐的女人呵！」

這嘆息像給彈簧一彈，突地從我心裏跳了出來。兩個朋友雖不十分懂得這緬語的歌曲，但那女性聲調的哀婉和悽愴，却也穿透了他倆的心靈；因為，他倆的眉宇間，登時浮動着一脈惻惻的同情。

夜深，腰部帶着一大串鎖匙的印度鬍子，走到鐵欄門前查看的時候，我們就找些話問及那唱歌的女囚徒。從他那不高興回答的嘴裏，也打探不出什麼，不過約略知道那有着哀婉歌聲的女人，確是從沙拉瓦底縣 (Thara waddy District) 捉來的「強盜婆」。

誰不知道沙拉瓦底縣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緬甸農民暴動的發源地呢。那女

人無疑地是一位反帝戰士的妻子了。於是，在我那對她有着哀憐的心上，不知不覺地，又添上了莊嚴的敬意。並且由那女人歌裏的意思，我就懂得暴動的農民爲什麼要用那樣奇怪的旗幟了。在我被捕之前，曾看見政府從農民那邊奪回來的旗子，是一幅三角形的白布，繪着一條遍身鱗甲的大蛇，給一位威風凜凜的神人踏在地上掙扎。那神人有着一付雷公嘴，頭上頂着小尖塔，手肘上長着一對翅子；左手捏着蛇尾，右手的刀作着快要砍下的姿勢——這顯然是一幅英緬鬥爭的剪影，巨蛇不正是象徵着毒害全緬的帝國主義嗎？

一九三一年的緬甸，正在開始咆哮的時候，每天鐵欄門前陰森森的過道上，總有一隊龐雜的足聲，伴着鐵鍊的噪響，刮耳地流了進來。我們把眼睛嵌在鐵條縫裏，就看見椎髮文身，着有紅綠布裙的農民的影子，帶着愁苦的棕黃的瘦臉，一個個晃了過去。間或還有披着黑色袈裟裸露半臂的僧人，垂着光濯濯的頭，也同他們一塊兒被押着走。但這些犯人，甯關不上一二天，就都又配到仰光中央監獄去了。留在這

個 Lockup 內的，只是些案情不重的囚徒。至於那個會唱歌的「強盜婆」却拘在這個兒比較久些，也許就因為是女人的原故吧？

她在 Female Cage 裏面，每天總是無緣無故地咒罵，吃飯的盤子常常給她摔破。連兇神惡煞的印度鬍子，也有點感到棘手了。當她高興要唱的時候，也不敢怎樣嚴厲地去呼喝，只遠遠地皺着眉頭，對她搖手。我們頭一天散步，還喜歡去望望她，但不久大家就覺得怕了起來。因為她一望見誰在望，便馬上凶狠狠地盯了過來，眼裏射出惡毒的光芒，一直要射進你的骨髓和腑臟似的。並且，自進來以後，她的面孔一天更比一天凶惡：頭髮亂蓬蓬地散到額前，黃黑的兩頰深深地陷了進去。見了任何一個人影，就好像快要露出牙齒來痛咬一般。然而，她唱的歌曲，却永是含着無限的哀楚，無限的悽愴，無限的悲涼。有一次偶然聽到——

「兒子和豬一塊兒燒死灶旁。」

這麼一句的時候，我的眼裏忍不住湧出淚水了。但我的兩個不懂緬語的朋友，

却漸漸地感到厭倦，甚至嫌惡起來。於是，把她硬派爲我的愛人的趣話，就在這些時候使用出來了。雖是我也誠誠懇懇地加過解釋，然而，這趣話，却在無聊的光陰裏面，長出翅子，飛翔起來。只要一聽見歌聲，他兩個鬼東西就四個眼睛，有意思地笑了起來，對着我說：

「聽，你的愛人喝起來了。」

在散步時，那就更糟糕，他倆個壞傢伙，便互相用肘碰我道：

「噯，去安慰人家一吓吧！」

接着就哄笑起來。看着自己流露的同情，只換來惡毒的訕笑，就是石頭也會氣得爆炸了……每天，每天，我總是不愉快地度着囚犯的日子，就是露天過道上的愉快散步，也不多享受了。

不久，我們三個人受了帝國主義的判決：逐出印度和緬甸。於是，Tookpa的無聊生活，便輕爽地結束了。等到押送我們的海船浮在深藍的印度洋上，看見遠遠的

陸地變成一線黛痕的時候，我禁不住森鉄米特兒地叫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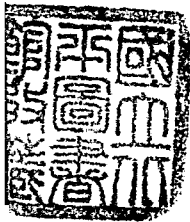
緬甸呀，永別了！

印度呀，永別了！

我的兩個永遠不忘說笑的朋友，這時就在旁邊微笑道：

『還要別一聲你的愛人呀！』

我沒有像往天那樣回罵過去，也沒有氣惱，只憑着攔低下頭去，心裏真覺得有個永別的愛人，在那永別了的陸地上面受着苦難一般地悲痛！



一九三三年一月。



有版權

平裝實價三角 精裝實價四角五分

南行記

艾蕪作

刊行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昆明路安德里十二號
印刷者
三一印刷公司
上海昆明路七九七號
特約經售處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
成都四川路特約經售處
成都開明書店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一集 共六十冊

| | | | | | | | |
|-----|------|-----|-----|------|-----|------|-----|
| 路 | 故事新編 | 神鬼人 | 八駿圖 | 團圓 | 珠落集 | 雀鼠集 | 南行記 |
| 茅盾 | 魯迅 | 巴金 | 沈從文 | 張天翼 | 靳以 | 魯彥 | 艾蕪 |
| 長篇 | 短篇 | 短篇 | 短篇 | 短篇 | 短篇 | 短篇 | 短篇 |
| 分 | 飯餘集 | 羊 | 短劍集 | 黃昏之獻 | 雷雨 | 以身作則 | 魚目集 |
| 何穀天 | 吳組緝 | 蕭軍 | 鄭振鐸 | 麗尼 | 曹禺 | 李健吾 | 卞之琳 |
| 短篇 | 短篇 | 短篇 | 論文 | 散文 | 劇本 | 劇本 | 詩集 |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3
9

